

Mohammed Dib

Au café

本书根据 Gallimard Paris 1955年法文版本译出

在 咖 啡 店 里

原著者 (阿尔及利亚) 狄普

翻译者 原 玉 增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3/4 字数：50,000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10078·0898

定价：(九)0.26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阿尔及利亚当代进步作家狄普的短篇小说集，一共收进了六篇小说。原著出版后，它的发行立刻遭到殖民主义者的阻挠和污蔑。

这些小说反映出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所过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对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在这些小说里，作者指出了阿尔及利亚独立自由的前途，给予在艰苦斗争中的人民以莫大的鼓舞。

目 次

在咖啡店裏	1
禁地	16
阿姨	34
熱鬧的婚禮	40
伙伴	63
期待	73
譯後記	79

在咖啡店里

天已經晚了，我在想我是否應該离开这个昏暗嘈杂的咖啡店。我独个儿坐在桌边，凝望着周圍一堆堆不停地吸烟和閑談的人。在晦暗的气氛中，玩骨牌的人啪啪地打着骨牌，時間一久連人的神經都感到有些受不住。牆壁上盖滿了一层层污垢，牆壁的上端，本来是深黄色的，現在更脏了，天花板已經被煤烟熏成了黑色。靠着牆边，摆着一些又长又寬的板凳，足坐得下十来个人，另外还有一些用麦秸做的旧椅子，落滿了尘土，在屋子当中东一把西一把的乱放着。濃厚的烟霧凝集在这些东西上面，慢慢地在惨白的电灯光下面，形成一片弥漫的、难聞的水蒸气。

我望望門口，一种莫明其妙的疏懶使我离不开我的板凳。窗外的天空是沉重和阴郁的。风不停地呼呼刮着，刮动了区廣場上那些消失在黑暗中的大树。我已經失掉了离开这个咖啡店的勇气。

我縮在我的角落里；一种疏懶的、吸引人的舒服感覺，一种侵蝕人的焦虑籠罩着我的心，我繼續想着这个把城市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充滿敌意的雨夜。在这个咖啡店里，在这片烟霧籠罩、喧騰嘈杂的人中間，至少我还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能够享受一下休憩的滋味。

在这里，全是些可怜的穷鬼，一堆无家可归的人，还有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只要从他们那刻着重重痛苦痕迹的面孔上就可以认出来了。他们全都是过着穷苦的生活，这里的每一个人也都象咖啡店里的任何一张椅子一样，既疲惫又邈邈。不过有个身材矮小的人是例外，他整个身子缩在一件白羊毛袍子里。这件袍子又考究又干净，混在破旧的衣服、油腻的帽子、槛褛的外套和披风之间，显得异常不调和。

我象大多数耽在这里的人一样，听任时间过去。可是我知道我的孩子们在等我，我的老婆在等我。可不是吗，已经有好几天我没有带东西给他们吃了，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有一个铜板落入我的口袋。所以，我还是情愿待在这个咖啡店里。

雨下着，天色早已黑下来。一阵阵刺骨的寒风在呼啸着，我缩在我的角落里，浑身麻木，除了我身上感到的暖之外，我想把一切都忘掉。当咖啡店里的生活乱哄哄地，好象在我周围沸腾着的时候，我蜷缩成一团，来保持这种温暖。我也在耐心地等待，疲惫来征服我的那些孩子，合上他们看见我回去、总是带着沉默和可怕的责任的眼睛。我等待着困倦战胜了他们干瘪可怜的四肢，把安息的表情放在他们灰色的、仿佛蒙着一层灰的小脸上。我等待着我的老婆，等我等烦了，睡下。我等待着。

外边是阴暗，是寒冷侵人的潮湿。狂风的怒号声越来越响，雨不时地猛烈打击着区里的楣比相連模糊难辨的小木屋。我的心只愿得抱紧我在这个咖啡馆里所感到的温暖，

两只脚是踩在干燥的地方。可是，在我心里燃烧着的那点火焰还是慢慢地在熄灭。我透过满是水蒸气的窗戶凝望着昏暗的黑夜。突然，我战栗起来。“这样的生活已經拖了三年了，”我在想：“整整三年，我过着怕回家的生活。”我望着面前的黑暗。在这一刹那間，仿佛有一張丑惡的臉在对我莫明其妙的切齿冷笑。

看不見的雨滴执拗的响着，引起我忧郁的思潮。一定是我这衰弱疲憊的想象力故意地在我眼前展示出一些不健康的幻想和奇怪的形象。尽管如此，雨嘩啦啦地敲打着小木屋頂，风如泣如訴地哀号着，发出一陣陣单調絕望的呼呼声，有一种使人沉悶得无法忍受的、厌倦到噁心地步的东西攫住了我，使我恨不得逃到魔鬼才曉得是哪里的地方去。

我这样凝望着門口，脑子里充滿了煩惱的思想，在想离开~~的~~愿望和那无法抗拒的要在這儿多逗留一会的需要間举棋不定，这当儿，有一个人仿佛沒有力气似的輕輕地推开一扇門，鑽进了咖啡店。我的天！……一个这样神气的家伙，竟这样踮着脚尖走进来！他跨进門来，一动也不动地立着，他用深沉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茫然的眼光，望着这間屋子、人和墙壁。他的眼光使我感到侷促不安。

在咖啡店的暖烘烘的气氛里，他一定是立刻感到了舒服的感觉。他那两个高聳到耳边的肩头，慢慢地低下来。这个人长得很高，胸脯挺寬，看来，是一个四十岁、甚或四十开外的人。可是，他怎么会有这样一把灰色的胡子呢？要不是他的那套西装，我真会因为他那把胡子把他当作一个狄加会派的門徒。他还有一張漂亮的瘦臉，臉上的表情高

貴、溫和，可是也帶着嚴峻甚至还帶着憂郁的成分。在緊靠城邊居住的農民的臉上我們可以常見到這樣的表情。

他的眼睛受到煙霧的刺激，或者是受到象梨子一樣挂在電綫上光禿禿的電燈炮的光綫的刺激，擠了几下。在房間里沉濁的空氣里，四面都是灰色的旋轉的煙霧。一片難以形容的由叫嚷聲、呼喚聲、模模糊糊的談話聲、歡笑聲交織起來的聲音無休止地升起來，象一個患歇斯底里症的人那樣的惶惑喧囂。

從這個人的臉上所看到的表情跟他的目光一樣的奇怪：人家會說他是從遙遠的地方來的，他不懂他周圍的人的語言，也不熟悉他們的習慣，正因為這樣，他才呆在那裡光知道看，而又不希望跟別人交談。我心里想：“不管怎樣，這一定是一個不顧是不是時候、跑來討飯的可憐蟲。”他一定是不習慣，所以不敢亂伸手。他也許想在回到無情的黑夜以前，也享受一下咖啡店里的溫暖。

儘管我這樣猜測，還是注意到他的外表一點也不象一個要飯的或者一個流浪漢：他身上的那套栗色呢西裝雖然不新，但是還很整齊，而且我得承認，外表至少比我的那套好；他腳上穿的那雙皮鞋，也還是很好的。

這時候，就好象他暖和過來了似的，向桌子這邊走過來。他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小心翼翼地輕輕朝我這方面走過來。走到我的桌子前面，他彎下腰，謹慎地稍微移動了

① 亞拉伯魯長狄加會的門徒，他們有特別神秘的規章。他們的組織很嚴格，曾在好幾個朝代里起過重要的政治作用。——原注

一下摆在那里的小凳子，然后就不客气地坐下来了。

“愿真主保佑你，”他说了这么一句算是打招呼。

他的声音很平常，可是仿佛有一层薄纱蒙住似的，变成含含糊糊。他把一只胳膊放在桌子上，一面避开桌子上一摊摊淡黑色的水洼。木头桌子给他压得摇了摇。跟着，他又收回他的胳膊，一面挺了挺胸膛，把两只手放在膝头上。这其间，他的眼光一直盯在我身上。现在，他已经到了我跟前，我看清楚他那对在浓眉底下的灰里带蓝的眼睛，虽然睁得很大，却有一种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的梦幻的神情。我这样隔着很近的距离打量着这双眼睛，使得它们不再叫人发窘的死盯着我看了。我这个邻人沉默了好半晌。

我已经忘掉了他在那里，重新想我的心事了。我想到我的睡着了的孩子们，他们的脸苍白瘦削，他们已经完全失掉了能够看到我回去的希望。我旁边的那个人，咳嗽了一声，这声咳嗽很特别。我明白了他是想跟我说话。

“老兄，我是从监牢里出来的。”他用被什么蒙住的声音告诉我。

这才使我恍然大悟，我为什么早没有想到呢？他身上处处都说明这个，他那轻飘飘没有声音的脚步，他那温驯的态度，他那好象对任何东西都不放过的眼睛，还有他那稳重低沉的声音……一点不错，这一切都雄辩地说明了这个人曾经在民事监牢的厚墙的阴影里度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也许度过好多年，我为什么早没有想到呢？

一个不安的念头打断了我的思想。这个人到我这儿来，一定是想恳求援助，哪怕是一个小铜子也好。可是，我的口

袋里只有几个法郎，这是我打算用来付我两个罐头以来喝过的茶的。杯子也已经不在桌子上了，给侍者拿走了。这个家伙熟悉他的顾客，认为不必把杯子摆到客人付钱以后才拿走。

我望着我的伙伴。我晓得我一点也不能够帮他，于是准备转过身去，把背朝着他，表示我的反感，好让他明白再没有丝毫办法可以把话说下去了。紧接着我又感到了惭愧。于是我又用鼓励的眼光望着他。我正想问他为什么缘故会被送到监牢里去，但是我及时地忍住了，没有问出口。

突然地，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回想起我在巴黎的情景。很久很久以前，我充满着梦想到了巴黎，象我的许多同乡一样，满以为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工作。我刚刚到巴黎。幸亏，我早就有准备，身上带着我所有的积蓄，说真的，数目还相当可观，至少够我无忧无虑地在这个对我来讲是陌生的巴黎生活两个月。有一天，我正在一条小街上走着，有一个人，一个法国人，走到我跟前，矮矮的个子，相当胖，头象个鸡蛋，上面盖着赭红色的乱发，髻得非常厉害，叫人看了还以为刚被火烧过似的。他递给我两张黄色的地道车车票。我立刻就注意到他眼睛里的神情。那神情完全象咖啡店里现在坐在我跟前的这个人。那个红头发的家伙对我说：

“先生，你愿意买我这两张车票么？我刚从监牢里出来，我一个子儿也没有。”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从上衣右边的口袋里掏出钱来。我总是这个口袋里放着一些日常开支的零碎钱。我把钱放在他手里，胡里糊涂地接受了他那两张车票。等到我改变

了主意，想把他叫回来，将两张倒霉的车票还给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从那时候起，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我又回到了阿尔及利亚，而且又失业了……可是我们不谈这些吧！

眼下，在这个邻人的面前，我自己问自己，我的身上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神秘的特征引起这一类人的注意，把他们吸引到我跟前来。我问这个人：

“你在监牢里呆了多少时候？”

“五年，”他坦然地回答我。

我承认，这时候，有一个荒唐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找工作找了三年了，可是这个家伙五年里，却始终什么困难也没有碰到。”从这时候起，我有了好奇心想知道他是怎样进的监狱。

在我的好奇心里我注意到还掺杂着同情。不管在什么样的人面前我都没有怕过。一般来讲，就是一个杀人凶手也不见得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对这些，被看做是社会渣滓的人来讲，值得怕的，却恰巧是过分重的惩罚，它很可能扑灭他们身上的人性的火花，扼杀他们心里的那种宽厚的愿望，把他们变成凶猛的野兽。但是，在这个陌生人身上，我感觉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令人兴奋的不同凡响的东西。

我望了望他。他闭上了眼睛。他确实有一张漂亮的面孔；嘴唇上有灰色的、有点儿鬃曲的胡子，很均匀地分散在脸颊的周围，跟他非常相称，脸儿给了他一种无法形容的高尚气派。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用温和带有同情心的眼睛

“看着我。这使我楞住了：我的好奇心被一种对我說来是全新的不愉快的感觉所代替了。为了找点話說說，特别是为了赶开我感到的不安，我随口說出我脑子里想的話：

“請原諒我，我很想請你喝杯茶，可是，我沒有錢了。这点錢仅够付我刚喝过的。”

我伸出手去讓他看我手心里的那几个从口袋里摸出来的法郎，其中还混杂着絨布絮、灰色的面包屑和烟絲。

“怎么？”他惊讶地說，高高地擡起了眉毛。“哪里的話！該讓我付。你一定会原諒我沒有說，我沒有想到你想喝点什么……”

我正想回答他，不是我想要喝什么，可是他已經把侍者叫来了。他吩咐侍者給我們送一大壺茶来，侍者显出惊讶的样子，因为他想不到他会要一大壺茶，几乎要說出口：“什么？”——誰又能說他不会这样說出来呢——可是他犹疑了一下，然后，不声不响地走开了。

“嗯！”和我对談的人說：“为什么不呢？这机会是值得喝壺茶的，你不相信嗎？一个人不是每天都从監獄里出来呀。”

他閉上嘴，一直沉默到侍者把茶壺摆在我們中間时，他才繼續說：

“在那儿，我掙了点錢，因为他們要我們干活。等到我离开的时候，他們把錢都交給我。”

他端起茶壺来把茶杯一一斟滿。

“这儿，我一个人也不認識。我想，你一定肯賞光吧？”

尽管这样交談着，我却猜想得到他并不是一个喜欢饒

舌的人。他所講的話都是很簡短的，而且并不是句句都很清楚。

我于是跟他談了一些話，這些話我永遠也不會相信自己會跟一個陌生的人講。

“你的臉很善良……”

我忍不住，又加了一句：

“你一点也不象一个……杀人犯。”

他堅決地朝我轉過身來，坐在板凳上，兩隻手撐着膝蓋，一口氣地說：

“老兄，你以為我殺過人嗎？你以為我是禽獸嗎？不，我決不象你所想象的那樣。”

他這樣長久地、不停地講着，還常常閉着眼睛，他用低沉的，但是却很清楚的聲音，慢慢的講自己的事。他的嘴唇動着，顯露出堅定的樣子。我真想把他所說的話都一一記住。他的聲調很特別。他的眼光也很奇怪。它反映出一种使我感到壓迫的充滿同情心的神色。可是，這個陌生人，安靜地談着，一点也不象是在談他自己的事情。

從這個時候起，我感覺到，我失掉了信心。所有我認為是堅固的支柱的信念，都離開了我。這個在半小時以前我還不知道有他存在的人，用他的話，用他的眼光，把我習慣的看法都攪亂了，揭穿了人世間的謊言——是的，我現在敢說是謊言了——揭穿了罩着人生，包圍着人生的虛偽的滿足。一直到當時為止，我所遇到的只是嚴厲的拒絕，却打心眼里忍受下來，任什麼也不爭。可是，為什麼會這樣呢？僅僅是因為我相信一切都會得到解決，只要能夠忍耐就行了。

“只要我对生活的理解正确，”我安慰自己說，“我就能讓人家看看我究竟有什么本事。”可是，我受到了这种虛假的安全感的玩弄，一天天地往下陷，越来越迷失了方向……

我一点也沒有把我的窘困泄露給这个陌生人，虽然，他可能已猜到了一些。

下面就是他講給我听的故事。

本来他并不打算杀人，只是想偷东西。他偷东西，这还是第一次。照我的理解，他所以会这样做是受到飢餓的驅使，再加上找不到工作和种种可怕的煩惱，这一切都同时折磨着他。事情是在以下的情况下发生的：有一天晚上，他沒有工作，蕩来蕩去，这时候在路上出現了一輛貨車，車上装的是从車站运出的紙盒子。他閃到車子后边，用刀子毫不費力地划开了一个盒子。赶車的人在前头馬的旁边走着，一点也沒有疑心他背后发生的事情。“我自己也不知道会拿到什么。”我的邻人說。“啊，原来是餅干！嗯，老兄，这不是外快嗎？这些餅干本来是給城里那些考究的人享受的。好吧！我也来上一份，我这样对自己說。”他一把又一把地把餅干塞滿了他的口袋，还往衬衫里面塞。可是这时候赶車的发覺了，朝他扑过来，他举起拳头在赶車人的太阳穴上打了一拳，把他打倒了。

“我望望他，”他說。“他躺在我跟前，面孔对着我，眼珠暴出来，嘴張得大大的。突然間，我感覺到害怕起来。我弯下腰，想把他的头扶起来，可是，他的头却沉重得象肉店里的砧板，从我的两只手当中滑向这边，又滚向那边。他的眼睛仍然保持着憤怒的表情，可是这种神色已經变成狂乱冷

酷的表情了。我感到手里沾满了从他脑袋里淌出来的血。这时候，那匹没有人赶的马依旧拖着车子走远了。我一下站起来，开始象一个疯子似地狂叫起来：‘喂！来人呀！我杀了人了！’”

在这样迅速和突然发生的悲剧和被人押到巡捕房又被送进监牢之间的时间并不长。

他一面讲着，一面望着前面。尽管他那双明亮的眼睛一动也不动，我仿佛还是看到了一个突然面对自己命运的人有的恐惧的光芒。他不知不觉的把双手合在一起，紧紧地握着，用力的绞着，使指头发发出格格的声音。

“在监牢里，”他继续说，“和那些强盗罪犯在一起，我简直象是生活在迷雾里。我不再了解我遇到的是什么事情，我的灵魂里充满了恐怖，因为各式各样的念头来骚扰它。在夜里，我仿佛感觉到它们在我身边动着，怕得连头发都竖起来了。我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了很久，我想睡可是没法子睡着，我也不去碰人家分给我的囚粮，囚粮完整的留下来。我只是思索着我脑子里浮涌出来的念头。怎么搞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自己不断地这样问自己：一个活生生的人，正在那里做他的工作；我来了，我这么给他一拳——然后，这个人就完蛋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人到哪里去了？真主创造了他，而我却把他杀死了。这样，我对他的生活一点也不怜惜，就连对他的工作，他的可悲的生命，他的血汗，甚至那个生他出来的妇人都不怜惜……倒好象有人给我一头绵羊，然后对我说：把它杀了吧！他跟我一模一样，可是我呀，我把他杀死了，就象杀死一头畜牲一样。

“后来，我被释放了，可是，对这件事我仍是不明白；现在，世界上的事，我越发不了解了。我清楚地看见闲逛着的人们，来来往往；他们在骚动着，谈笑着，做买卖，工作，盖房子；他们有的在奔跑，有的拖着破鞋东逛西荡；有的坐汽车，而大部份的人却是步行。可是，这些人里面，并没有一个猜想到在我脑子里翻腾的思想。‘我重新去找工作，’我自己对自己说。‘我将到各处去找，要是找不到，我就会再去偷人家的东西。要是饿得太厉害的时候……’许多奇怪的念头又重新在我脑子里盘旋起来。‘我还会杀死一个人！’我的脑子里好似有一个人再说。‘或者任何一个人也可以杀死我！……’从这时候起，我觉得世界是空虚的，而且是越来越空虚。在我旁边走着的人群，只不过是一群飘忽不定的不真实的影子罢了。”

跟着，他又谈到人类的弱点；他那张苦行者的脸变得阴郁起来，露出一一种内在的美。不幸的是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不祥的疯狂的光芒。他运用字眼是那樣的沉重，倒好象神经错乱的人讲出来的。

“在监牢里，我很孤独，过着监禁的生活，我闷声不响，避开其余的犯人。他们问我：‘喂，你这家伙，为什么老是愁眉苦脸？你有什么人死了嗎？你带着誰的孝嗎？’问题正是因为死了人！我想的是人，是世界怎样造成的。啊！当人们只知道提问题的时候，那該是多么愉快啊。我望着所有的囚犯，嘴里嘟囔着说：‘但愿真主保佑你们！你们的生命是脆弱的。你们一点也没有办法来抵抗那个正在折磨你们，残害你们，把你们当做废物一样抛弃掉的世界；你们自己也

不知道。’我就是这样繼續在灵魂里負着这个重担生活下去。”

我的邻人一面講着这些話，一面深深地叹息着；我不曉得应该怎样来回答他的話，因而感到侷促不安。很显然，他这些話是一个半瘋的人的話，可是，攪动了我心里的一些阴暗的部份，而且在这些部份引起了遙远的、苦痛的回声。正当我反复思索着这些想法的时候，他憤恨地繼續說：

“这是些被抛弃的人；从此以后他們会生活在圈子以外，不計算在数目之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們有一天偷了人家的一片面包或者是一把米。最糟的是，他們連自己的情况甚至連考虑都不考虑。最使我担忧的就是这个。无数的生命很可能就这样糟蹋掉！你倒想想看！阻止你做坏事的力量在哪里呢？能够保护你，使你不至于受到別人侵害的力量又在哪里呢？哪里都沒有，一点也沒有……主要不在于你自己，也不在于你的坏思想：‘我要偷东西’，而是在于把你变成一只凶惡的豺狼的世界。腐朽的不是你，而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象一个还没有潰裂的膿疮。”

他眼睛半开半闭，象是在追逐着一个飄浮不定的念头，他低声地平淡地說：

“我明白了我的命运是不公平的。”

然后，他突然微笑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愉快光彩浮現在他的臉上。

“是呀！”他对我說。“我想到了我的律师。他象眼下的年輕人一样：头发光光的，非常神气，有才华，而且能言善辯！……他也算是一个人民之友。可是在他們这些人心里

中，我們算得上什么呢？他总是这样叫嚷着：‘誰能够說这个人不好呢？没有一个証人能說他一句坏話……’你看，他就是这样来替我辯护的。說真的，他确是替我辯护得很好。因而，我的杀人罪只受到很輕的懲罰：五年監禁。可是以后，怎么样呢？一切又回复到原来的老样子；什么也沒有改变。”

和我交談的人停住，拿起杯子，把滿滿的一杯茶一飲而尽。跟着，他清了清嗓子，从容不迫地繼續說：

“因此，我說，律師，算不了什么；要在我需要的时候保护我，在我犯罪以前保护我，不要讓我去犯罪……要不然，以后就太迟了！……等到我已經冲了出去，就誰也赶不上我了，我会一直冲到底，一直冲到我跌倒下来的时候为止。你們可以把我捆起来，可是，應該改变的是这个世界，你們这些傻瓜們！特別是不用教我怎样生活；就凭我这个样子，也許我倒能給你上几課。你們还是給我生活的机会吧！怎么你們不懂这些呢？重重的判我的罪吧，判我死刑吧，那只有更好……是你們的世界使我厌恨。我們已經太受罪了。最好把我們都消灭掉。否則……否則……我們的胳膊会越来越长。等到有一天，我們受够了这个欺騙，我們就会把你們消灭光。”

講完了这些話以后，他又重新沉默了。他不再动弹了。而且連他的臉也变得呆滯了。这种呆滯的表情加上他的沉默使我心里感覺到越来越害怕：我怕我的邻人。我想找句話来跟他說，可是又找不到。

因此他又开始說話。

“該死的生活……”他清清楚楚地說。

可是，他這句話完全不是怨恨。他太不在乎这个了。显然的，他想到另外的一些事情。我自言自語道：“这是一个会用脑子懂得思考的人！他已經得到了一个結論，那是我沒法反駁的，除非我自相矛盾。”

我呆在那里，一言不发。而他呢，仿佛沒有注意到一样，再一次高声地宣布：

“該死的生活，嗯……”这一次，在他那幻梦似的声音里，我辨出了温和的声調。这一次，他的話里一点怨恨的情緒也沒有，这个陌生人显然已經安靜下来了。

这种安靜反而使我覺得无法形容的难受，我明白要是我再繼續沉默下去的話，也会发瘋——就象这个人一样。

这时候，他請我再讓他叫一壺茶。我們已經喝了两壺了，他一定坚持。

“为什么不？我有錢，我在監牢里賺来的錢。”

他伸开手掌拍拍西装口袋，拍得口袋里的錢叮当叮当响。

“你又不忙，”他說。“这个时候，你什么事也沒有。留下来吧！”

那天晚上，我在咖啡店里比往常待得更久。外边的馬路上，象松脂般油腻的雨，淅淅瀝瀝地下个不停。

禁地

那几个女人双手象帽檐似的罩着眼睛。虽说太阳看不见，照耀在空中的阳光仍然很强烈。

她们望着出现在山坡底下的那个人影，猜不透是怎么回事。这儿的地势很陡，到了下面才慢慢的隆起。那个人看上去就跟一只大甲虫似的，摇着触角，在荒凉的灰落落的山坡上爬着。

几间红不红、黄不黄的土房子，筑在山顶上东一块西一块的光岩石上。周围的野地上竖立着干枯的植物梗子，被风吹得沙啦沙啦响。留在地里的焦褐色的麦楂，一眼望不到边儿。在这片荒野里，只有毛蓬蓬的、顽强的橄榄树投下些模糊的阴影。

那个来人几乎可以说是突然一下在山坡上冒出来了。虽然上了年纪，腰弯背驼，可还是显得又高又大。身上披着一件又脏又破的外衣，敞着怀，一身尘土，看样子很累，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望着他的那几个女人想：“他一定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半路上有一群孩子，围着一个圆圈，兴高采烈的转着，没有注意他的来到。他们突然间快乐地大喊大叫。破成烂布条儿的脏衣裳挂在他们的腿上；这群粗野的孩子沉醉在

游戏里，不知疲倦地乱蹦乱跳。

光着屁股的婴儿，东一个，西一个地在尘土地上爬着。一群群苍蝇叮着他们糊满眼屎的眼睛。

女人们站在自己的家门口，外衣的下摆撩起来，盖在头上，仔细瞧这个陌生人。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老大爷？”她们中间有一个隔着一段距离问他。

高大的老人骄傲的喘了口气，大声说：

“你们这儿有一个人叫塔哈尔……他就住在这个费拉区里！我是来找他的……”

他的声音在喉咙里咕噜咕噜响了一阵，就听不见了，两个女的迎着他走过去，走到跟前，其中一个接过他的手杖，把他开裂的手搭在自己肩膀上，另外一个扶着他的胳膊。

三个人一起走到那几间房子前面。

“你就在这儿歇一会儿吧。”

“谢谢，各位乡亲，”这个古怪的老人的这一句话，是用齿音说出来的。

其余的女人也慢慢走拢来，放心大胆地瞧着这个面生的人。她们不时地对在跟前闻来闻去的黄狗叱喝一声。

孩子们还在那里欢蹦乱跳，尖声的叫嚷。

“这么说，你是来找塔哈尔的。你找他有什么事？”头一个跟他打招呼的农妇这样问他。

陌生人透不过气来，只能点点头。他喘吁吁地说：

“劳驾叫一叫他。我有话要对他……”

那个女的转过身去，面向着山，提起嗓门，长长的嚷了

一声。她叫的是：

“哎！——塔——哈——尔！”

接着又叫了两三声。

隆隆的回声把她叫的这个名字传遍各处。对方庄重有力的应道：

“噢！”

“快来……有人要见你……”

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来了几个费拉；他们走到屋子前面。

“好，Viejo^①！”其中一个说。“欢迎，欢迎。你来有什么事？……”

陌生人没有回答，只在呼呼的喘气。汗顺着他前额、颧骨和两鬓上的那些深皱纹，慢慢的流着，然后滴入破得象乱麻絮似的花白胡子。他的脸有着金属般的光采，发黑的皮肤更使得这种光彩强烈。

男人们把几个女人推开，围在老人身边。老人坐在地上，歪着身子抓着棍子。其中有几个人紧靠着他蹲下来，其余的都站着等他说话。

“先喘口气再说吧，老大爷。我们不着急，”住在山沟里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说。

他说完了，做了一个手势，把一个女人打发走了。

“今天你就留在我们村里。你看怎么样？”

这个流浪汉摇摇头。

① Viejo (西班牙文):老头儿。

“他媽的！”那个費拉又說，“用不着再走了。”

大家都同意他的話。

这时候，剛才走开的那个女人又回来了，一只手拎着一个罐子，另外一只手拿着半張餅。

“喝口水凉快凉快吧，”这个农妇說。

她把那只上了釉的罐子放在客人面前，又把餅擱在罐子上，走了。

“我不能够待下，”老人說。“我把这东西带来了。”

他摸了一下，从破衣裳里掏出一束印刷品。

“哪一位是塔哈尔?……”

他瞧着面前的費拉。

“是我。这是什么?……”

“塔哈尔，我應該把这东西交給你。拿去吧。我相信你知道这是作什么用的。”

那个名叫塔哈尔的人接过印刷品，剛要站起来，老人又說：

“等一等。你听我說，你們都听我說說；他們打了你們这儿的一个人。这个人叫薩达克。”

他們突然靜下来了。有几个女人在叹气。

“够了，”有一个农民罵她們，“你們都回去！”

“你們去把他弄回来吧，”老人說。

“他在哪儿?……”那些費拉問。

塔哈尔向巴其尔开的小鋪子走去。这当儿，其余的人都向陌生人所指的那个方向去了。

“我就来找你们，”塔哈尔说。

现在只剩下女人陪着这个生人。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他呢？”她们中间有一个哭着说。“唉！多可怜啊！”

“他们对他们做过什么呢？”年纪最大的一个女人想知道实情。

“什么也没有做过。你们也总看见的吧。”

“哎呀！唉！”所有的女人都大声叹气。

“他谈到选举的事，”流浪汉嘟囔着说。

“那有什么好处！”

“他要让我们的人都了解……这是大家的利益。我们能够选出在全国人面前替我们说话的人。可是上头不愿意听我们的意见。结果就发生了这件事！”

“应该解释清楚呀，”老妇人说。

她想让邻居们证明她的话是对的：

“你们都说说看，是不是这样？萨赫拉·本·穆罕默德，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法特玛。”

“哈里玛、赫依拉、阿里亚，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那几个女人说。

“是不是这样，萨尔玛？……”

萨尔玛的肚子越来越坠得慌，人懒洋洋的，可是也来看看这位客人。连萨尔玛也点头同意。这些乡下女人的脸好象用坚实的粘土塑出来的，只有两只眼睛射出坦率的光芒。一丝不安的火光在她们的眼睛里浮动。

“解釋的人倒不少，”那个人也同意地說。“可是要讓他們聽我們的意見，却不是件容易事。”

老人吓吓的笑了。

“你不見得会以为法律是站在我們这一边的吧！”

他望着自己干得象羊皮紙的手，仿佛在想什么。他的眼睛眯細了。

“我們有好几百万人哪，”他慢慢的說。

他动了动，想站起来；但是他不得不叫那几个女人来拉他一把。

几分鐘以后，他的背影又在斜坡上消失了。

“他只喝了点水，”薩尔瑪說，“餅一点也沒有动。”

“这个人說不定既沒有家，又沒有一个亲人，”法特瑪說，她的声音有点打战。“人到这个地步也够惨的了。”

不知道什么緣故，她突然嘟嘟囔囔的說：

“我們这儿的人，誰都可能有需要別人幫助的时候！”

接着她又對自己說：

“唉！我們都是穷人，穷人到处都是一样。”

“他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法特瑪又說。“到处都有朋友。”

“我們的心得特別善良，才能受得了这种苦难。否則，我們早就变成野兽了。”

薩达克被一直抬到巴其尔的家里；他躺在那里好象一点也不覺得痛苦；但是他全部的生命力正在从伤口里溜走。

他低声說：

“你們可以對我說我就要死了。但是我們還是堅強的。”

他好象在跟一些看不見的人說話。

“我們的人民是善良的。”

他的身體顫抖着。臉上涌出一陣熱汗。不停的喘息。叫人看了害怕。從這時候起，他的呼吸象在打嗝。

過了很久很久以後，他說：

“將來在鬥爭中，就能夠表現出他是怎樣的人來了。”

他的聲音又變得沉着而堅決了。

他肯定的說：他有充沛的青春活力，可以不必害怕死亡。儘管有大風大浪，他也一次次在平靜的心灵里獲得了光明的未來必定來到的信心。他懷着這種想法已經很久了。

“等你好了……”阿里開始對他說。

一群群的蒼蠅嗡嗡叫个不停，圍着薩達克飛來飛去，落在他身上。塔哈爾坐在他身旁，孜孜不倦地搖着一根長樹枝。

薩達克毅然地打斷了阿里的話：

“我不能……”

接下去，他的話變得時斷時續了。“我不怕死亡……”這些話簡直叫人以為是從他身體以外發出的，而且飛到很遠的地方去。“他們覺得這塊土地很肥沃嗎？他們已經從我們手里奪去了嗎？……但是人類覺醒了。睜開了眼睛。他們只知道侮辱人類，傷害人類。他們連死亡的本能也沒有！……等到死亡來到的時候，他們沒有死的勇氣。他們是在欺騙自己……哈！哈！……他們自以為了不起。可是等

着他們的是黑暗的坟墓。”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塔哈尔輕輕地問阿里：

“我們的朋友都通知了嗎？”

“是巴巴·撒列姆大爷在說話嗎？”薩达克問。

“不，我是塔哈尔，”塔哈尔回答。

薩达克伸出胳膊，摸了摸他的手。塔哈尔掉過臉去，泪水从他眼睛里涌出來。

胳膊肘貼着身子，他們等着進去。鋪子是間寬大低矮的屋子，和住家房子連在一起；有一條在山崗上開出的過道相通。門很窄，只能容一個人進出。黑黝黝的入口周圍是象陶器似的燒制的牆壁，刷得雪白。有的人把拖鞋脫在門口。

鋪子裏面有人坐在墊實的地上。也有人倒背着手靠在牆上。五、六個費拉擠在唯一的一條長凳上坐着。一片嗡嗡的談話聲從鋪子裏傳出來。

只有從門口透進一道動蕩不定的陽光。櫃台上和幾個籠罩在陰影裏的貨架上，擺着一塊塊的肥皂、一落便鞋和制成長條的白糖。地上放着幾只打開的口袋，露出裏面的大麥、玉米和豌豆。盡裏頭有一道在板壁上開的門，門上挂着一條米色的粗布門帘。有人來买东西，只要叫一聲，就會立刻看見巴其爾從這個洞里鑽出來。

村長巴·哈米達來了。他看了看所有的人；他那張藏在蓬亂的花白胡子裏的嘴動了一下。不過沒有發出一點聲

音。這是他的習慣；他又動了動，還是沒有發出聲音來。

大伙兒給巴·哈米達讓個坐，他坐到塔哈爾身邊去。

每一個到來的人先在門口打個招呼，然後跨進門，看看所有的人。屋裡沒有多會兒工夫就擠不下了。

塔哈爾開始慢騰騰的講話。紛紛的談話聲都靜下來了。一開頭他聲音很低，所以聽不大清楚。他臉上的那對擠在一起的藍眼睛流露出堅強的禱情。他那一身舊衣服外面罩了件放牛的穿的褪了色的罩衫。

“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為什麼開會。還是為了選舉……你們都知道我們這兒的選舉是怎麼舉行的。這一次，他們打傷了薩達克：他受了致命傷。你們也知道了……他能不能活命？誰也不能肯定。不過，乡亲们，他們可傷得他不輕。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們對我們說：你們有選舉自由……而薩達克呢，把這個解釋給我們的弟兄們聽了。他說：‘現在我們有自己的候選人，應當讓費拉們知道。’他日夜不休息，為了讓所有的人明白這件事。他做得很對，是不是？可是先是鄉警來找他的碴兒。接着偽官們也跟他羅蘇開了。他簡直是一頭獅子。他一直能保護自己。他將來還會永遠是一頭獅子……從那天起，他就被注意了。每一天他都得防備當局。今天早上，憲兵來了……你們已經看到他們把他打成什麼樣子。”

他仔細望着在場的人。他不停地揮動著手里的那根彎柄手杖。

接着他又用帶點戰抖的聲音說：

“我所以要跟大家談薩達克，是為了讓大家看看選舉究

竟是怎样举行的。你们看，就是这样举行的。这就是我们的选举自由。薩达克遭到的事情，也正在落到我们每一个人头上！……我们非弯腰不可吗？我们是打算顺从官方的意思呢，还是干脆放弃投票？当然，弯腰并不困难。但是耻辱呢，我们能受得了这种耻辱吗？……要知道，对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来说，必须站得直，立得稳。”

象为了加重自己的语气似的，塔哈尔用手杖轻轻的捣着地。

费拉们都不干活儿，因为地里没有可干的。在这个时节，种子早已播下了。有的人有点地，不过也是给光秃秃的岩石分得零零碎碎的山地。他们在地里种大麦和一种坚硬的小麦。只能种这种庄稼。

夏天收个几口袋粮食，存在地窖里；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面包特别香，特别好吃。他们对于粮食简直节省到吝啬的地步。

不过他们没有料到闹旱灾。说真的，他们一下子抓瞎了；不管换了谁，哪怕有天大的本事和抱负，也是一样没有办法儿想。

他们当时说：“天气还会好起来的！……”可是生命的颜色却在残酷无情的太阳底下慢慢的褪尽了。风在一圈丘陵间打旋，撞着一群群蓝盈盈的山峰，用它的呼吸裹着每一棵树，它在仰望着炎热天空的田野上抖动着的簸箕。

土地一直是灰黄色的……翻过的地焦渴的等待着。可是任什么也没有来解救它。除了煽动着翅膀，象松了绳子的船帆似的嘤嘤咄咄响着的风以外，什么也不来。

风和太阳吸干了地底下黑色泥土的生命力。种子枯了。丰收的希望，象被雷打死似的，躺在这些山坡上。

人们到自己的地里看看，抬头望望天空，又低着头一声不响地从原路回来。他们东走走，西荡荡，无可奈何地望着这一片土地。只有他们的瞳人里闪耀着一星火光。

他们是严肃刚强的人，不知道什么叫荒唐，也不知道什么叫娱乐。跟土地的艰苦斗争代替了他们的一切：代替了过去、未来、欢乐和哀愁……凡是能够学到的，凡是一个人在生活里能够体验到的，都聚在这场斗争里了。

居然有人在这时候来跟他们谈选举！居然用这些问题来塞在他们的脑子里！什么观点啦，理由啦，还有宪兵打人等种种的故事。伪官也好，乡警也好，连他们的同类都该死！谁能比费拉们更明白呢？嗯！他们可懂得很呢！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再听人谈这种事情。至于说到耻辱……说到耻辱……和其他的一些观点和理由……那当然，谁也不愿意弯腰。是人都愿意把头抬得高高的。难道说我们除了挨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那就让他们来屠杀我们好了。真要是能够死了，那倒也一了百了。你们倒是说说看，对不对？既然他们把选举权交给我们以后又后悔了，那就让他们收回去好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处让他们去得吧！我们的大麦又不是靠这个就长得好。

“……要是投票站象往常一样，设在附近的小镇上，倒还有可说，”塔哈尔这时候说。“可是他们把它搬到离这儿五十公里以外去了。我们到那儿去，认识我们的警察不许我们进去。甚至投票站关上大门。再不然只剩下官方候选

人的选票。人們被枪杆逼着去領这些选票。反正到临了，票箱一定会塞滿的。如果我們想从黑暗里走出来，乡亲们，那就得斗争，斗争……！你們認為怎么样？……我們是一股力量，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否則，为什么要耍这么多欺騙手段？为什么当局要动武力？为什么？”

費拉們接着思索下去：“为什么要来討伐？为什么警察成天在乡間巡邏？为什么除了当狗腿子和打手以外的人家都要搜查？是呀，为什么？甚至连外籍軍团都开来了……”

这时候，从住家房子里，隔着鋪子尽里头的那扇小門，傳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薩达克已經不認識人了。”

有的人搖了搖頭，沒有說話。

“他过不了今天晚上了，”阿里悄悄的說。

時間在一秒一秒地过去，費拉們光想着薩达克的死。

塔哈尔望望所有的人，咽了一口唾沫。他的眉头皺着；他心里好象打了个疙瘩，感到沉重。但是一陣过去以后，立刻又振作起来，接着講下去：

“我們这些生长在山沟里的人，我們說：全国的人民都应该站起来，应该唾弃压迫我們的人。”

既然开了头，他就单刀直入的談下去。

“……难道說，应该讓凌辱、虐待和他們逼着我們咽下去的怨气，照样繼續下去！难道說，应该听任他們胡作非为，而不加以干涉！”

塔哈尔挤在其余的人中間沉重的坐下。这个生长在山

沟里的人，論年紀，正当身強力壯的時候，每逢有什么特別重要的事要对大伙儿講，总是由他来开口。他要嗎不說話，說出話來，就跟他使喚的鋤頭一樣，句句打到你的心窩里。他明白現在用不着再補充什么了。

阿里站了起來。

“当然你們不会都同意塔哈尔剛才講的話。你們心里說不定有另外的想法。也許我們可以有另外的想法……虽說我不相信有另外的想法。但是，我們能說这种事情跟我們毫无关系嗎？流的是我們的血。大家想想看吧……不过这一切，你們都知道了……”

“直截了当地告訴我們，你們到底要我們做什么！”一个生气的声音大声說。

打岔的是巴·哈密达。

“塔哈尔已經解釋过了，”他又抗議道，“这就够了。用不着再多說；他已經不說了。現在該怎么办？”

塔哈尔抬起头來，看看在場的人。他的眼睛發亮了；这种亮光照射着所有的人。他就在伙伴們中間，沒有离开自己的位子，說：

“你們看見放在那边柜台上的印刷品了嗎？这是我們的选票。今天夜里必須把它們分发给本区的人。”

一片寂靜。他又說：

“即使你們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总不会拒絕帮助我們的。”

在籠罩着田野的深夜里，傳來了石头滾动的声音。

“你真的不要我們找个人陪你去嗎，巴·哈米达？”

“不要！用不着，”老头子說。

“在这种时候，一个人走路很危險……”

巴·哈米达在黑暗里发出断續的笑声。

別的人都沒有开口。他們的影子在黑暗里消失了。

老头子又說：

“我認得的路，即使在白天，他們也找不到。”

“那当然。”

“天一黑，这片土地就又属于我們了……”巴·哈米达接着說。“它又还給我們了。”

“得讓白天也这样才成，”有一个声音說。

大家誰也看不見誰，不过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別人的温暖。

“那就得斗争！”有一个人說。

“你們放心吧。再見！”

巴·哈米达已經走远了。

“騎在我們头上的人簡直是杀人犯，”有一个費拉大声說。

好象沒有說够似的，他接着又补充：

“他們蹂躪我們，毀掉我們。”

在黑暗中，有人接口說：

“为什么呢？不过是因为人民抬起头来了。他們害怕了，瘋狂的杀害我們。”

大伙儿听出这是塔哈尔的声音。

“可是，他們是白費力气，”另外一个人說。“他們愛怎

么干就怎么干好了，反正他們是輸定了。他們只知道宰割世界，而不知道医治它。他們只知道制造灾难。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把这种灾难化为幸福……灾难将来要吞掉他們，使他們烂下去……”

“我們来把他們埋葬，”临了塔哈尔的声音說。

他們两个人一伙的散开走了。他們的声音比大地的呼吸还要輕。他們去叫醒当地所有的农民。农民們关在自己的茅屋里；使者們来敲门了。火炬搖晃不定的火焰突然照亮了費拉們的臉。他們从声音里早就互相認出来了。在濃重的黑暗中，只浮現出几張被火光輕撫着的人臉。来的人把选票交出，就又在黑夜的深处消失了。

两位弟兄回村子。每一条小徑，路上的每一块石头，他們都熟悉，簡直可以閉上眼睛走。他們走了很久很久，一点也不覺得累，倒好象是黑夜把距离縮短了。

他們一路上只不过交換了几句簡短的話；两个人都陷入深思，傾听着自己內心发出的平靜的声音。在他們周围的是一个騷动的夜，风在山巒間呼嘯……一种相同的死亡、恐怖和血的討厭的預感，縈繞在他們心头。对薩达克的死亡的回忆，象阴慘的狂风，时不时的刮过他們的心田。然而，两个人当中比較年輕的一个，拉来日，却有一种充滿了兴奋、青春的活力和模糊的甜蜜的和諧感覺。在他离开村子以前，他的妻子薩尔瑪已經开始产前的陣痛了。

来到他們原先出发地点的荒寂的山头，拉来日看見远处有一点灯光。

“我看今天夜里总会生下来了，”他对塔哈尔说。“你看，我家里还没有睡呢。所有的女人都在那里，你那位一定也在。”

听拉来日说话的口气，就知道他很放心。塔哈尔紧紧的跟在他身后。

现在两个人都能听见小屋里的忙乱了。他们推开门。

在黑暗中，有一支蜡烛射出一团柔和閃耀的光。在这团温暖的紅色光源旁边，响起了不断的祈禱声。收生婆杜嘉也在这里。杜嘉用相同的方法来对待产妇和临终的人。香和接骨木根的不可思議的气味，使得空气变得很混浊。

女人们全身除了臉以外，都用大块的布料裹着。她们聚集在小屋的一边，一个个看上去有点象有着松松皱折的蛹子。烛火照着她们裹在头上的布边，仿佛在她們臉上鑲了一圈带亮光的滚边。塔哈尔和拉来日也跟女人们一样，蹲在一个角落里，隐在黑暗中。

老收生婆杜嘉不停地念禱文。从她胸膛里发出的千变万化的声調，都是为了祛灾免禍。风象离不开身体的影子似的重复着，伴随着。风悄悄地在荒凉的高山上奏着一支凄切无情的哀歌。

杜嘉凄凉的声音停下来，另外的单調拖沓的声音响起来了：这是坐在薩尔瑪跟前的那几个老大娘的声音。論年紀和知識，她們都跟杜嘉不相上下。她們的調子，同样的强弱，同样的刺耳，听上去好象一个。

突然間响起了一声尖叫，仿佛一顆划破黑夜、快得看不見的子彈。

薩尔瑪的痛苦一陣紧一陣，不再放松她了；在她又大声呻吟的时候，老大娘們都住了声。連騷动的夜也好象在諦听着；它安靜下来了，充滿了輕微的叹息声，低沉的声浪一直滾到天边。

接着又是时断时續的叫声。有什么事情象閃电一样快地发生了。年輕的女人被老婦人們托起来，悬在橫在小屋中間的一根竿子上；有人把她的手腕捆住。身子悬在空中，痛苦折磨着她，黑夜里充滿了她的尖厉的叫声。女人們又念起她們單調的、不祥的禱文来。薩尔瑪的身子扭来扭去，扭得更厉害了；她的叫声拖长到可怕的程度，变成了哀嚎。

祈禱又停住。叫声又重新升起来，越升越高，象濃霧一样，籠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后来，突然弱下去，变成了沙哑、悲慘的不断的喃喃声。

老杜嘉把两个男的推出去。他們剛跨出門，叫声突然停止了。小屋里鴉雀无声。好几分钟就这样过去了……

猛然間傳來了呱呱的啼声。两个男的回到屋里。妇女們唱起她們的老調子，破布里的嬰兒全身都塗上了橄欖油。母亲閉着眼睛，躺在席子上。臉上流露出一种和活人不同的表情；她好象还停留在生命的邊緣上。

女邻居們按照当地的习俗早已事先把糖水咖啡包在手絹里带来了。孩子一被包好，性別一被認出而且被“唷！唷！”的叫声向四方宣布（只有一个女人負責做，而且因为費拉們剛遇到喪事，只叫了三次），就有人撥开灶膛里的灰，燒起許多干树枝，給大伙儿煮咖啡。白日来临了；簡直可以說，是一个沒有头也沒有身子的客人，象熟朋友般的走进

来。蜡烛光微弱了。泛滥在费拉们心里的期望，就跟照遍高原的这种难以形容的亮光一样，越来越强烈。

杜嘉用占卜者的声音说：

“一个萨达克走了，一个萨达克又来了。”

好象一阵又快又有力的耳语似的，她小声几祷告：

“愿他受不到一切陷害！愿他的生活光明！愿幸福与他同在！”

从小屋里轻轻飘出了另外一支又忧郁又轻快的歌儿。这支歌迎着凉爽的黎明，在山上盘旋了很久，它爬下泥濘的山路，它冒着鞭打着冷冰冰的贫瘠的高原的疾风……

阿 姨

她迈下只有一蹬的台阶，首先这个太阳就叫她受不了。她停下来，恨不得折回去。不过现在差不多已经走到街上了。强烈的反光象针扎似的，照得她两眼流泪。对面一溜房子，一直到尽头，都淹没在阳光里。只有黑的门洞，黑的阳台，一些零碎的部分给这条街添上了一点现实意义。曼苏丽亚阿姨回到门檐底下，走了三四步……又停下来。只有她慢腾腾地拖着拖鞋在磨光了的大灰石板上走路的沙拉沙拉声，打破了中午的沉寂。门檐底下完全浸在阴影里，所以两旁那两棵棕榈树，她一下几乎分辨不出来，古铜色的树顶上的树叶簌簌抖动着。简直可以说，她就连那两棵树还耽在老地方没有移动也不知道了。这条被烤得发焦的街道叫她眼睛面前发黑，带点灰色的强烈的光亮仿佛在她脑子里跃动。她忘掉了自己的疼痛。一辆卡车从街口开过来，两旁的墙壁都震动。空中荡漾着隆隆的车声。她的疼痛很有规律的好一阵子，又厉害一阵子，临了就集中在她胸部的某一个部分不动了。卡车的声音远了，最后只剩下一种轻微的震动。阿姨想跟她还在医院里那样，哼两声，她觉得疼，是的，这一阵疼得实在厉害。不过，早先那种悲观绝望的情绪已经不存在了。她只能哼哼着说：“我不愿意！我不

愿意！”她不能不离开，但是她不愿再回 *cuadra*^① 去。

她突然間又覺得不疼了。卡車的聲音已經消失。現在應該回 *cuadra* 了。

通到醫院內部去的那扇門是墨綠色的。阿姨忍不住推了一下，門就在她面前打開了。她到了走廊上，走廊外邊是一個鋪滿了紅方磚的院子。她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把她從這兒攆出去。她又看見了到處一律的干淨，干淨中還帶點她嗅慣了的葯味，這座殖民地式樣的房子，雖然才造好不久，可是卻已經損壞了。看上去挺象個公共場所。曼蘇麗亞又覺得心滿意足了。不能不離開……想到這兒，她發現自己一分鐘來一直在說：這個她辦不到。這時候，她順着有一根根柱子的走廊走着，輕輕的摸灰漆漆的光滑陰涼的牆壁。除了模模糊糊感到滿意以外，她什麼也感覺不到了。

她在陰涼的走廊里走下去。要是他用她，要是他有她能干的活兒，譬如洗衣裳，掃地，擦窗戶什麼的……她會多么感激呀。她正這麼想着，看見了走廊盡頭的一扇小門。門關着。誰也說不出究竟是什麼緣故，這扇門總使人覺得它象個地道的入口。它不象大多數的門那樣，把牆打通了，寧可說是在牆上雕出來的。門的上半部，離地一公尺左右，整個兒是一小方塊一小方塊的白色毛玻璃拼成的。阿姨又想起心事來了。這座房子她七天以來已經摸熟，即使閉上眼睛也不會弄錯。左邊牆上有許多傷痕，看上去象是指甲划出來的；上邊是一扇小窗，好象一只張大的眼睛；里面就是

① *cuadra*: 馬廄(西班牙文)。——原注

病房……門开了。有一个人，臉朝里，手握着把手，把門开了一条縫儿。他和另外一个人在屋里談話的声音，一直傳到阿姨耳朵里。談話的声音和两个人的愉快的声調，她都听見了。不过他們說的，她却一句也不懂。两个都是法国人，大医生和另外一个法国人。

这当儿，那人开開門走了出来，医生也跟着他出来。医生还很年輕，臉刮得很干净，气色非常好。他从她面前走过，沒有看見她。可是，他走了几步，突然停住，轉过身来对她說：

“你怎么还没走？好啦，走吧。不要待在这儿啦。”

阿姨听明白了。大医生做了个手势：她明白自己該走了。她知道大医生并不坏，甚至还觉得他說起话来很和气呢。

他撇下她，赶上另外那个法国人。大医生在这儿的工作已經結束。他只在上午到本地人的医院里来几个鐘头。

阿姨手心里还捏着那张折起来的四四方方的紙条。她渾身哆嗦，突然間又感到忧愁。她再沒有什么人好找了。她控制住自己的呼吸。她渾身抖个不停，就象有阴郁的波浪在一陣陣冲击着她的心。

上午大医生派人叫她，照应病人的那个摩尔女人帶她去見他。摩尔女人圍着白圍裙，乍一看好象是个欧洲女人。

“法特瑪，你对她說……”大医生吩咐。

法特瑪把他說的話陆陸續續地翻給阿姨听：“大医生說：現在我們不能再讓你住在医院里了。医院里有困难……病人多得不知道該往哪儿安置了。再說你呢，我們又沒有

傳染病房……肺結核……你拿着這張紙條。大醫生在上面寫明曾經給你醫治了七天。”

阿姨猜不透大醫生腦子裡是什麼打算。可是為什麼他一向很和氣呢？他今天為什麼這樣說呢？……他沒有什麼好責備她的。難道她有什麼事做得不對嗎？她到這兒以後，根本沒有得罪過他。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大醫生還說……你用不着再上這兒來了。出了院的病人我們就不能再給他們治療了。我們甚至不願意再見他們。”

她記得頭一天大醫生就親自來問過她想吃什麼。結果批給她一公升的牛奶。我的親娘，一公升呀！她樂壞了。一個人喝一公升牛奶。阿姨從斷了娘奶以後，還從來沒有嘗過奶味兒，現在老了，倒一個人喝一公升牛奶。那天她望着病房裡的病人，心裡不安地直念叨：“別人還有牛媽喝嗎？”

“你需要營養營養，”大醫生當時曾對她說。“要多吃點水果，肉……”

她還沒有注意，眼淚就涌出來了。她哭了。她受到這樣的照顧，心裡真過意不去。

後來，人家替她換了衣服，讓她躺在牀上。她從來沒有蓋過毯子，甚至可以說，睡在牀上是什麼滋味，她都不知道呢！

阿姨走到被陽光照得雪白的街上。她赤著腳穿一雙拖鞋，覺得街面的熱氣象燙人的灰牆一樣，圍著她的腿往上升。牆壁把這個八月中午的炎熱毫不留情地反射過來。城市陷入了癱瘓狀態。阿姨隔不一會兒就輕輕的打一陣寒

噤。这些房子里，好象没有一个人住着。只有医院的树梢上的知了统治着炎热的寂静。白日的威力完全化作了它们的刺耳叫声和围绕着的孤独。

现在，阿姨能够忍受盘据在她心头的忧愁了。她虽然已经忘掉，可是这忧愁却又不时的引起她的注意。她已经能够想到她一生中所有的琐事。想到这里，她好象觉得，一个严禁入内的世界，一个她象摸错了门似的、无意中闯进去的世界，在她面前又关上了门。她只好回 *cuadra* 去。

在 *cuadra*，男人，女人，鸡，驴子和小孩全都挤在茅屋里，谈的谈，啄的啄，咬的咬，打滚的打滚，嚷的嚷。到处都是头发乱蓬蓬的，又脏又黑的孩子。他们追来追去。或者在垃圾堆上不顧死活的打架。*cuadra* 中央有一大堆垃圾、粪便和废料，堆得比别的都高，简直象座小山，上面还长着野草。四周靠着围墙盖的茅屋围成一个圆圈。角落里一堆堆废铁，空气中充满了这些废铁发出的讨厌的气味。院子尽头有一口井，石头井栏已经塌了，一群瘦弱顽皮的孩子在井边嬉戏。

要是艾都瓦多的妻子，那个吉卜赛女人，这时候没有和她的女儿潘美拉到阿拉伯人居住区，挨家挨户叫喊着“*Aie, roflès! roflès!*”^①向摩尔人兜卖彩色的缎带、网纱和花边，她们母女俩准会尖声喊叫着来迎接阿姨的。

从桶匠薩拉·艾賽邦的作坊里，整天的传出有节奏的钟声。他要箍的桶板一直放在火里烤着。火焰舔着木板，

① “*Aie, roflès! roflès!*” 商贩兜卖时的吆喝声。

但是决不会把木板燒坏。学徒們弯着腰飽圓嘟嘟的桶肚子。

薩拉·艾賽邦看見她回到 *cuadra*，一定会这样大声叫：

“喲，阿姨，你回来了？真主可以給我做見證，我多么高兴再看到你呀！我早就对你說过，他們会好好地照顧你。”

她住的那間板房，就是桶匠薩拉·艾賽邦借給她的。

阿姨不知不覺地想到死上面去了，想到了自己的死，她对自己說：我得到达尔·斯別塔爾去看看阿依尼和她那几个孩子，趁我还活着的时候，去看他們两三次。我要对她說：“阿依尼，我的阿姨；对孩子們說：‘还有你們这伙孩子，我非常愛你們，真主会原諒我，我已經有好久沒来看你們了。’至多去那么两三次。其次再去看看哈斯娜阿姨。去一次就够。她和她丈夫都是有錢的人。我只能到他們家里去一次。决不能去第二次。然后我就回家等死。这倒不是說我已經活够了。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世界上所有这些人。但是我要对死神說：‘到我这儿来吧，要不然我就找你去。’当然嘍，我舍不得离开阿依尼和她那几个孩子……我老了，也累了。年紀大不一定会死。就是死神也不一定能叫你死。而是你摊派到的生活逼得你非死不可。一定有好心眼的人会替我縫一块殮尸布，把我这把骨头好好的埋在土里去。Ahab Rabbi besef ①……我們有多少親愛的兄弟姊妹啊。还有什么比生活更美的呢？”

① Ahab Rabbi besef: 真主的朋友遍天下。——原注

熱鬧的婚禮

三个女的挨家挨戶的奔走，一个报信的跑遍了全城，来宣告婚禮的消息。

阿依尼和她的三个孩子：阿烏依夏，奧馬尔，和梅利叶娜，要到姑母哈斯娜家里去住一夜；男孩子一开始簡直不能相信是真的。关于这件喜事，你倒是應該听听人家說的！在奧馬尔的腦海中，象这种事，信口开河，甚至胡說八道的吹吹还可能，要說到真的会有，那就不可能了。

从准备的排場上听起来，那可太豪华，太偉大了。再加上，阿烏依夏打那边回来，把准备的菜一样一样报給他們听。阿依尼和两个小的听到后来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阿烏依夏开始发誓賭咒；他們知道得很清楚，有錢人家办喜事才会有这些菜……

但是，他們也属于被邀請的客人之列呀，就是这个叫他們越想越糊涂了，这桩喜事一下子变成了最重要的生活中的事，其余的一切都仿佛不存在了。

他們四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甚至連阿烏依夏也愣住了。

“不光是这个，”阿依尼突然說。

她也是一样，陷在这梦境中有好几秒鐘；然而，她猛然

的擺脫灿烂的夢境的誘惑。

“孩子們，不光是這個！仔細聽着媽媽對你們說的話。到了那邊，是別人家給你們的都可以嘗一嘗，不過只能吃一點。”

“噫，媽！”阿烏依夏嘆口氣說。

“你們都聽見了沒有？只碰一點點兒。我會盯着你們的。”

孩子們一個個都垂頭喪氣。他們察看着她。

阿依尼接着又傷心地一口氣念叨下去：

“我不願意人家說我的孩子都是餓死鬼……說我們是為了吃才來參加婚禮的。人可以窮，但是志不能短。”

“象我們這樣的人，”奧馬爾心里想：“活着就是為了吃。人生的幸福，就是口福。”

母親的話，在他脑海里縈繞着。

“在我們這樣人的生活里，小小的自尊心也的確是很需要的，”她說。“哪怕是個鞋匠，是個織布的，也應該仰起頭來，象百萬富翁的孩子一樣去見別的人。”

隆重的日子，辦喜事，或者是行割禮，所有的大場合，都需要有小孩子來參加，否則就變得一點也不隆重了。在我們這個城市里，要是有什麼事情發生而沒有他們做為最重要的參加者，這是不可想象的。一群孩子，有男的，也有女的，把區的小巷都塞滿了。也正是這些孩子，給哈斯娜姑母的房子，帶來了歡樂的氣氛。有幾個頑童穿上了節日的衣裳，他們看上去象冬天的樹木披上綠葉一樣特別。其餘的孩子，也跟奧馬爾一樣，穿着沒法形容的破衣服。

他們发狂似的互相追赶，哇哇的乱叫。最小的哭着。

大家期待着的、希望着的正是一桩不平常的事件。到处都籠罩着如醉如狂的活潑的和欢乐的气氛。

这时候，客人进門了，他們聚集在屋子里。被办喜事的消息吸引来的經常都是女人。經過差不多也都是是一样的。譬如，她們中間有一个人被邀請参加某处的婚礼。她就請求她的丈夫讓她去。做家长的听見了，立刻就板起臉不說話。但是到最后，他只得讓步。事实上，象这样的事，也沒有法子拒絕。于是，女的无比高兴的穿上她最漂亮的衣裳。

有时候，来的人比預計請的多，而且这种情形还很多。

先来的已經塞滿了一間房間。但是新到的客人只有貼着牆排成隊，挨着秩序一个个挤进去。所有的女人貪婪地看那个象菩薩似的坐在一張椅子上的新娘子。她整个的臉都遮在綉金的面紗里，一动也不动。开口是不准許的！但是动一动总是可以的，不过要动的話，得动得快，而且不能动得太多，應該立刻恢复原来的不动的姿勢。

新娘的脾气不管是怎樣的，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都不能显露出一一点来。在那种場合里，應該讓人家看見她是一个不可接近的人；而且，古老的傳統对她來說，力量实在太大了，大得她哪怕是眼睫毛也不敢动一动。也就是为了这个緣故，女客人們的心都不由自主的緊張起来。

在这个时候，她把散在空气里的庄严气氛都聚在一起了。說話的声音都压得低低的，尽管这是超出一个女人能力以外的事情。但是，沒有多久，談話就漸漸活跃起来，从客厅的这一头到那一头，只听見一片嗡嗡的低語声。妇女

們仿佛都一下子變得溫文爾雅，和藹可親了。

“親愛的，別忘了，”她們有一個解釋道，“眼下的男人都喜歡娶穿得好、能夠陪伴他的女人。”

立刻就有一個人回答：

“她的嫁妝夠她穿十年！”

說這句話的女人，又得意的補了一句：

“她的嫁妝？等一會兒你就會看見了！”

另外一個女人，毫無疑問是站在新郎那邊的，她冷淡的說道：

“她的嫁妝……還不是跟別人的一樣。”

頭一個女人，臉漲得通紅，氣得渾身發抖，接着又說：

“不，我的寶貝！它不比別人的那樣。凡是見到她的嫁妝的人，不管是女的，還是男的，都張着嘴呆住了。你們知道我們花費了多少钱……”

一個年邁的老婆婆懇求道：

“今天是好日子……但愿和諧的空氣籠罩着這所房子。”

這兩句話仿佛是給一有機會就要狠狠的斗一斗的敵對雙方，服了一帖靈藥，爭論停息了。

這時候，孩子們來了。他們捏着那些擠在一起拦住他們的人的胳膊和小腿，鑽進來，他們几乎是爬進來的，結果他們差不多是爬到新娘面前，站起來。她的豪華以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住他們的目光。奧馬爾恨不得把她的樣子看個夠。渾身裹着的是金鑲銀綉的衣服，一直拖到腳邊，她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安詳，依然不動；只有呼吸使她的胸

膛起伏着。一頂金綫綉的尖尖的帽子，閃閃發亮的貝壳，扣在她的額頭上。一塊遮住她的臉不讓人見到的面紗，挂在帽尖上，一直落到她的雙肩。在這樣的一個不見面孔的偶像面前，奧馬爾感到說不出來的激動。

只有當着某些婦人的面才能把她的面紗揭起來，而且還得要由一個被推舉出來的女親戚，來擔任這個任務。新娘子一動也不動，仿佛沉浸在深深的夢境中。當面紗揭起來的時候，她的沒有一點表情的臉和緊閉的眼皮在首飾和絲綢的光彩中出現了。她的額上、嘴唇上和臉頰上塗上了貝母色、洋紅色和粉紅色。兩面顴骨上各畫着一個小圓子。裸露的胳膊把衣服衬得更加白。滿戴着戒指的雙手，擺在膝蓋上。她手上戴着薄薄的、有小方格子的細紗手套，手套一直戴到胳膊肘。人們可以隱約看見指甲的鮮艷顏色。怎樣的一副貞潔而冷漠的態度啊！簡直叫人以為這些在她面前和周圍而且是為了她展開的豪華的排場跟新婚一點關係也沒有似的。

突然間，大伙兒都發了慌，騷動起來。

“把他們趕出去！這伙小無賴！”

孩子們只有往後退，女人們一邊嚷，一邊打他們，這個挨一個耳光，那個挨一拳頭，直到全都被趕出去為止。這些頑皮的孩子挨了打，不痛也哇哇亂叫，他們嘴里咒罵着，往外逃，亂得沒法形容……

到了院子裡他們四散分開。可能在那裡有另外的大娘們在等他們，追趕他們。

在一片混亂中，他們開始你追我，我追你。

这时候，女客人们络绎不绝的来到。嘈杂，拥挤，数不清的裙子，杂乱的顏色，简直叫人头昏眼花，叫人以为是到了熱鬧的市集上一样。

一个女孩子出主意：

“我們来玩結婚吧！”

男孩子們毫无表示；女孩子們又說：

“讓我們来玩結婚吧！”

她們搶着說：

“玩結婚！玩結婚！”

她們把那些男孩子圍起来；男孩子受到各方面的催促，只好同意了。

奧馬尔上楼，到他姑母的房間里去，他曉得怎样才进得去。从楼梯爬到二楼，朝別的孩子做个手势，他們跟在他后面，一个一个的也爬了上来。奧馬尔拔起一扇百叶窗的插銷；他先爬上窗子，跳到屋子里，他的同伴跟着也跳进去。

等到所有的人都进去了之后，他們躲在哈斯娜姑母的巨大无比的床底下，这是一張旧式的床，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孩子們的頭碰不到床底。他們圍成一个圈子。雅美娜被选做新娘。她一声不响地接受了自己这个角色。她的温柔的鵝蛋臉显得很严肃。她有一头光亮的头发和一双碧綠的眼睛。新郎是一个鬚发、性情活潑的男孩子。那个小女孩靜靜的坐在他的对面，等着。孩子們嚷着要雅美娜闭上眼睛。一块块从哈斯娜姑母的衣櫥里掏出来的輕紗披在她身上。然后，他們彼此互相凝望着。

于是这个新郎下了决心，用指头蘸了一点唾沫，碰了碰

雅美娜的肚子。

房子里的人都同时嘍嘍喳喳的說着，同时回答別人的話。紅燉肉和烤肉的香味从楼下扑上来。那些頑皮的孩子，聞到这些香味，忍不住一个个又都从窗子里跳出来。

在院子里，这群孩子找到了摆好的矮圓桌子；客人們在吃着大片大片浮在郁金香汁里的羊肉。啊！有这么多好吃的肉！

吃了羊肉，然后还要吃加了枣子和切成瓣的鷄蛋的粥，哈斯娜姑母事办得可真漂亮！

有些女人用她們的五根指头吃。口紅融化在她们油腻的嘴唇上。然而，她們的旁边，那些文雅的女人，都装出一副矯揉造作的样子，就跟上几条会动的洋娃娃一样。

孩子們在一堆堆人中闖到处乱钻，能搶到什么，就搶什么，这儿搶剩下来的肉，那儿搶剩下来的面包。他們跑到稍为远一点的地方，尽可能快地把他們搶来的吃剩的东西狼吞虎咽的吃下去。鸽子圍着他們飞飞停停，得到一些面包渣。

哈斯娜姑母的上半身，因为胸部太高太丰满，所以往前冲。她照管着一切；她用雷鳴般的声音向厨子发号施令，欢迎进来的女人。在她肥大的屁股上纏着一块五颜六色的条子“服塔”^①，她身上还非常神气地罩着一件寬大的小花的外衣。在她的周圍，沒有一句話能够逃得过她的耳朵；她不

① “服塔”象腰布似的系在連衫襖外面的一块繩子。——原注

停的回答着，然后，放开喉嚨高声大笑，享受別人的恭維——又再笑。

她的眼睛越眯越小，在她臃腫的臉上变成了狹狹的两条縫；最后，完全不見了。幸福淹沒了她，她統治着这一群女人。她身上仿佛有一股公正明亮的火，照得人連她的如此肥胖的身体都看不見了。

奧馬尔感到她在注意他。就在这时候，她姑母的那只柔軟的手抓着他的胳膊，把他从在周圍乱轉的那班孩子里拉出来。

“坐到你媽旁边去，”她冲着他的臉說，“她就在那边。”

她伸出手把阿依尼指給他看。

“去吧！否則东西都要吃光了！”

孩子連忙挤到团团圍在矮圓桌子的女客人里。

阿依尼一看见他，就說：

“在这儿！”

她象是很不高兴，她認為在別的女人面前，應該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才对。

“坐在这儿。”

她稍为移开一点，在她和旁边的一个陌生的女人当中留出一个座位来。这个陌生的女人，低着头，不停的，一口又一口的吃着，四周的熱鬧場面一点也不能引起她的注意似的，奧馬尔盯着她看。她唸嚕一声，把一块牛肉咽下去了。

“簡直叫人家以为，”坐在旁边的一个女人叫道，“簡直叫人家以为在家里什么也吃不上嘴，呸！”

可是，另外一个女的或者是真的不懂，或者是假装没听见，一响也不响，她连眼睛也不眨一眨的继续用她的食指大拇指和中指往公共的菜盆里抓。刚才说话的，是一个脸庞很漂亮、脸上神气很高贵和庄重的女人：毫无疑问是一个商人或者地毯制造商的妻子，阿依尼一句话也没有讲。可是，她偷偷地看坐在她旁边的那个可怜的女人。她的样子确是很可怜；突然，阿依尼眼睛里充满了憎恶。

她回过头来对她的儿子说：

“拿着，快吃！”她命令道。

她把她那块面包分开，在他手中塞了一小块，然后，皱着眉头看着他。

这孩子，手朝盆子伸过去，毫不起劲地在盆子里浸了一浸他的面包。过了一会儿，他停住，仿佛他喉咙哽住，不能再吃似的。

阿依尼吃起来也仿佛是在尽责任似的。

离着不远，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阿乌依夏和梅利叶姆也极其痛苦地一口一口吃着。

“你不饿了吗？”阿依尼问她的儿子。

那个相貌高贵的女人说：

“这个孩子什么也没有吃！”

“可不是吗！我的小姊妹，”阿依尼回答。

然后她对奥马尔说：

“去玩吧，我的孩子，”她用温柔然而坚强的声音说。

这孩子恋恋不舍的望着抛弃在桌子上的面包，走开了。很难说出，他的脑子里转的是什么念头。他有一种惊讶和

痛苦交織在一起的感覺，而且這種感覺清楚得叫他受不了，簡直象火燎一般。他這樣問自己：“為什麼不給我面包吃？”跟着又問：“誰不給我面包呢？”這面包是上等面粉做的，白得象牛奶一樣，還有女傭人正在開始傳給客人吃的蛋糕，姑母家有的是呀！

城里的孩子，好象都折到這里辦喜事似的。他們成群結隊地來到了；粗野，污穢，他們小心翼翼地走近桌子，用鼻子聞。有人扔給他們一塊骨头或者一塊面包，也有人一記耳光把他們趕走。他們又擁到別的一堆堆人那里去。

他們中間有三個，一動也不動，直挺挺地站在那兒，伸着鼻子，吸那股香味，吸了有很久。他們用發燒的眼睛，盯着那些無休無止地吃着的客人，注意着他們的每一個動作。有人遞給他們一點東西，他們當中最強的一個連忙搶到手。其餘的兩個仍然繼續盯着那些狼吞虎咽的女人。

由招呼聲，一個過分尖銳的聲音發出來的命令聲和叫喊聲合成的一片令人不安的吵鬧聲，一分鐘比一分鐘高起來，數不清的談話聲，忙壞了的女廚子的叫苦聲，還有被人群引來的狗吠聲在空中交纏在一起。這一切只繼續了一個短短的時間。飢餓的人潮立刻就被趕到大門口，大門門上，由兩個黑女人緊緊把守住。可是，就在那一剎那間，那些孩子進行了一個殘酷的掠奪。快得象閃電一樣，一塊塊的肉不見了，貪婪的爪子抓住小塊或者半個的圓面包；一盆盆完整的菜轉手之間都給掃光了；一把把的葡萄干也不翼而飛了……哈斯娜姑母從這邊跑到那邊，仿佛她突然間不

明白自己該做什么了。而且两个黑女人又一次失掉了警惕，除非是那班小家伙，那班要飯的，无家可归的貧賤家伙会突然地，在发狂般进攻下，冲破了豎立在他們和在里面大吃大喝的女人們中間的障碍。一轉眼，大批的二流子，要飯的，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所有这些冲开大門，張牙舞爪，呲牙咧嘴的威胁着的人，都涌到办喜事的地点，誰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霎眼間，房子里沸騰起来；奧馬尔被猛然一下推到一个角落里。喧嘩声越来越高，秩序也越来越乱了，到达了頂点，女客人們惊惶失措地哇哇的乱叫。这时候，这些餓鬼都散开来，有的到院子里，有的到房間里，有的到厨房里，他們还爬上樓来到二楼的走廊，甚至来到阳台上。屋子里的人拚命赶他們。于是乎乱成一片。咒罵声从四面八方象雨点一般发出来，嬰孩呱呱的啼哭声凄厉地在所有这些声音上面飄蕩着。

这一次的混乱的时间很长。

好久，好久以后，秩序才慢慢平靜下来。現在和平的气氛重新降临了，一只小銅鼓配合着大鼓的雨点般的急播声。庆祝开始了。走来走去的人减少了，閑談停止了，一群一群的人也散开了，当大鼓播出比較庄严的旋律的时候，女人們动作一致的排成了一个圓圈儿。院子有多大，圓圈儿就有多大。

唱歌的女人一个跟着一个提高了声音；她們中間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的唱法，她們这样唱着。

阿依莎，我的姑娘；

啊，我的宝贝，

阿依莎，我的夫人，
布齐阿娜的女儿……

咚咚的鼓声和歌声各归各的响着，它們之間既不能結合在一起，也沒有任何明显的相連的关系，很快的就使人感覺到頭痛。

“柔哈拉！起来，快点！你跳个舞吧！你跳給所有这些女人看看。”

这样大声嚷着的，是性子暴躁的哈斯娜姑母。

所有在場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年輕的半恼半怒的年輕的姑娘的身上，受了所有在場的人的注意，等着看她的女人們打扮得很华丽，穿着寬大的細洋紗的連衫裙，大紅色的緞錦緞长衫，各种的珠宝在她們胸前閃耀着。嵌着金片的头巾紧紧地包着她們的头发。

“讓我开心开心吧！”哈斯娜姑母繼續吆喝着。“去，我的小鴿子……！跳給她們看看！”

別的女人也跟着請求，那个女孩子終於同意的站起来。她两眼低垂，嘟着嘴，走向院子当中的一大块空地上。她举起結实滾圓的胳膊，两只手拿着一块綠絲巾揚在面前，微笑浮現在她的唇边。这个美丽的姑娘弯着身体，双手摆动，緩緩地移动脚步。

至于新娘子，她被抛弃了，她仍然坐在屋子里一个光荣的宝座上，几个女亲眷圍着她。在整个欢乐的时间里，她发呆地待在那里，臉被那块不透风的新嫁娘的面紗遮住。

外边跳舞的那个姑娘仍旧挺直身体，她的眼睛疲憊地微笑，半張开的嘴唇抖动着。哈斯娜姑母点着头叫喊：

“你跳得多輕盈，我的小母親！真是一個公主，真主可以給我做証！”

現在，奧馬爾什麼也不想，再也不想他那象飢餓的畜牲一般的身世了。被眼前的情景抓住了他，他忘了所有的菜，他再也不想到他的痛苦了；這些痛苦變得輕淡，遙遠了……總之，他也覺得幸福了。模模糊糊地，也不知是為了什麼緣故，感到很驕傲，他覺得生活並不單單是為了吃，而且人生的幸福也不單單是口福。

伙 伴

真主保佑你們，善良的人！我們并不缺少愉快的心情！我們現在正当壯年，身強力壯，精神勃勃，我們還需要什么呢？土地是这样的寬闊廣大，所有的人都能在上面找到自己安身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能夠按照自己喜愛的方式來生活。我們的母親，阿尔及利亚的土地是廣大的，愿真主保佑它！我們的大部份的同胞都是仁慈的，只要還有一口气，我們也要在全世界面前證明這一點。

我們的弟兄從來也不會讓你所看見的生物餓死。吓！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們。我們是在水池里飲水、瓦堆間栖息的小鳥。有些人，大多數的人，管我們叫德查哈，也有人，我們的親戚朋友，管我們叫德茹赫。

啊！關於我們的事，人家有什么沒有談到呢！所有的人或多或少知道一段我們的故事；頭腦簡單的人和有學問的人在欣賞我們的多舛的命運。而那些想象力永遠不會缺乏的玉角們，會捏造出許多壞話來加在我們的頭上。是這樣，真主會原諒我！沒有一次，我能夠約束得住我的舌頭。

其實，對那些聽不入耳的人，譬如，商人啦，假正經的人啦，无忧无虑的傻瓜啦，不知天高地厚的大人物啦，不學無術的學者啦，有了奴隸思想的小人物啦，我說的都是老實

話。我從來也沒有侮辱過窮人，這一點我可以發誓！窮人已經被凌辱得夠了。我希望這樣一來，把我變成一個罪人。如果我吹牛！言過其實，呸！那不過因為我是個大傻瓜。

可是這一切也算不了什麼。在這兒我想給你敘述一件不幸的遭遇，你們可憐的德查哈最近偶然遭到的不幸……

有一個伙伴，——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他的衣服在當地很不適合，也就是說，他穿得太多，而且顏色很深——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城裏兜圈子的时候，他向我走過來問：

“是德查哈嗎？”

“是我，”我一面承認，一面想該用什麼態度來對付這個連名姓也不知道的人。

“我認識你……”他說。

“誰不認識我，年青人！”

“我認識你可跟別人認識你不同。”

他一面說，一面向着我遞了一個眼色。

“啊！真的呀……”

“有一天，你到我們的郊区來過……應該說我那时候還是一個頑皮的孩子。”

“我什麼地方沒去過，孩子……要是我這雙腳會講話就好了！”

可是，我心里感覺到不安。我打量着這個孩子，心里想：“他這是打算幹什麼？”他有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睛，簡直就象燒得通紅的炭火。這個還很年青的人，雖然長得又瘦又小，可是看起來好象賦有很強的毅力似的。他跟我講話的時候，他那張輪廓清晰的臉愉快地皺起來，低而嚴峻的額

头上布滿了一一条条的皺紋。

我的观察仿佛一点也沒有引起他的不安。他繼續說：

“你曾經把你的丰功偉績講給我們的一群郊区的老乡們听，他們听得津津有味。其中的一个沙勒姆大叔，为了酬謝你，还送給你一只活的大肥公鷄……。”

他一面講，一面眨眼睛；我在提防着。尽管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好感开始使我接近他，可是，我並沒有被他吸引住。可以肯定的，这个孩子是一个寡廉鮮耻的騙子。然而，把我征服了的，是从他内心发出来的：眼睛照亮了的和藹的微笑呢，还是油然而生的，想知道这次奇遇会給我带来什么結果的欲望？难道沒有另外的理由把我留在那里嗎？我現在已經完全記不起是什么原因使我下决心甘心情愿的听他了。

然而我还是尽可能的慎重地回答他：

“很可能，我的好孩子，但是我得說我已經記不起这些事情了。”

“……后来这些人都散开了，”跟我談話的人說，他一点也不注意我講的話。“只有我一个人还留在你的旁边。我打量着你，惊奇地对自己說：‘这是德查哈！’我会站在你跟前长久地睜大眼睛看你，要不是你当时望了望我，向我做了个手势叫我过去，接着在我耳边說：‘听着，孩子，拿着这只公鷄。把它帶給你母亲，讓她給你做一鍋好吃的粥。’你把那只鷄往我两只手里一放，就大步的离开了。”

我听到这儿，更加好奇地观察他；我們开始談論开了。

他立刻又把他的事告訴我，他說他就是当天剛从海外回来。从法国回来！在离別了四年之后，他請了一个假，回

来看看自己的家乡。还有自己的家人：妻子和三个孩子。他向我补充的說，三个孩子全是男的；在他那蕴藏着骄傲的眼睛里閃耀着愉快的光芒。可是，这一趟回来也真不容易，他担心将会認不得他們：“四年，我的朋友，你想想看！我感到我的心里沉重得可怕。一想到不久我就会站在他們的面前，我就直打哆嗦。”

突然間，我的顧慮全都消失了。我真是可以把心都掏給他了！尽管如此，他仍旧不敢向我談及他的妻子，虽然，明显地，他在想念着她。在我們这个地方，习惯上，男人是不大談到自己的妻子的。这有多么愚蠢啊！什么？难道有一个美丽賢慧的妻子也是一个缺点？哼，这伙愚蠢的丈夫！

为了暢談，再没有什么比坐在一壶泡得满满的茶壶面前更好的了，是不是？于是我向这个年青人提議，到咖啡館去休息休息。可是，他好象很激动，立刻拒絕跟我多走一步。他說，應該是他請我，要是我答应的話，他就真的太感到荣幸了，他向我真誠地道歉，沒有首先想到这一点。

“好，我同意，要是只为了这一点点小事情就能令你高兴，”我这样表示說。

我这样一說，他立刻就放心了。自然，他不会明白，我的建議完全是出于礼貌的关系。因为当时我身上連一个銅子也沒有。可是，由于他的举止在我心里引起了那么强烈的好感，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竟忍不住提出这样的邀請。不过，由于对我的尊敬，我可以肯定他会付賬的。

其实，还不仅仅如此。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时候，为

了一件使我們的心象个气泡似的漲得老大的高兴事，我們真恨不得立刻向別人表示我們的感激。对于这个年青人，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坐在一間古老客棧的院子里的一張桌子旁边，我們喝着一壺非常好的茶。十一月快要过完了，天气还很暖和。这座房子里住的都是干手艺的人，从房子的各个角落里傳來皮鞋工人的歌声，和圣歌声，織布工人的梭子发出的象燕子般的叫声，还有来来往往的皮革販的用鼻音发出来的叫卖声。籠子里的小鳥儿在啁啾着；没有被关进籠子里的从一棵长在那里的石榴树的高高的树梢上应和着。我轉眼間就沉浸在由这辛勤的蜂巢的鬧哄哄的声音带来的愉快气氛中。

突然間，我的那个一直保持緘默的朋友問我：

“我們这里真的一切都很好嗎？”

这个突如其来的問題把我問得吓了一跳。我没有提防到，我的这位老乡会想到这个。凄凉籠罩着我的心，由平靜的生活在我四周围散布的愉快的舒适感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个曾經告訴我他的名字叫苏比尔的年青人，搖着他的鬚曲的头发，向我伸过头来。我仔細地打量他，他那灵活的眼睛，我觉得很誠恳。然而我还是很难猜得他究竟是想干什么。

不过，我自己心里明白我們这儿一切都不怎样好。事情还可以說变得越来越坏。

不等我回答，他又說：

“我們这里有的是法律，許許多多的法律，可是正义和真理呢，却没有……”

說到这儿，他的眼睛里閃耀出象长矛一样的銳利的眼光。他用簡洁而又有信心的口吻講着。誰听了也无法不相信这个人。我听着他講。他說出来的話，在我心里敲起了警鐘，使我感到难受。

稍为停了一停之后，他面帶愁色，繼續說：

“我知道离开祖国是不好的。我离开家乡，你以为这是开心的事情嗎？我是出于无奈。我身体强壮，有手艺，可是在这儿，却找不到一点事情好干。”

他笑起来了。我的老天！看見他的心境沒有剛才那么忧郁，我多么高兴啊！他那双严肃的眼睛里閃耀着真純的善良的光芒。

可是，他立刻又繼續說：

“我从来也沒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工作。只是各种各样的零活儿。而事后会让你感到心滿意足的工作却从来也沒有找到过。因此，我才离开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的孩子們才在肚子餓的时候有东西吃。他們看不見他們的父亲，可是至少他們不餓肚子。而且，我还能攢下几个錢。”

他說到这里，爽朗地笑着。

“算不了什么！”他喃喃地說，“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

首先，我不明白他的笑为什么显得这么怪。他年紀輕輕的，真見鬼！象他这样的年紀，只要有一点点快乐的事情，就足以使你身上所有好的东西都流露在臉上。一个有工作，能够养活家人，而且还能省下几个錢的人，也真可以算是个奇迹。

这就是我逐渐逐渐有的感想。我向着我的伙伴微笑；当他的眼光跟我的交叉的时候，他也微笑起来了。

我最后告诉他說：

“这真是值得羡慕，你还太年青了一点，这是事实；可是，你有骨气，你将来一定成功。”

“我不知道，”他简单地回答。

“要爱你的同类，但是，也要正面的看他们。这样做，就算他们存着什么恶意的，他们也不会来麻烦你。”

“除了我那位专搬弄是非的岳父和有权有势的人以外，我跟每一个人都相处得很好。”

我又詔异地观察我的伙伴。

“瞧这些年轻人，”我心里想着。“他们有自尊心；他们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拿他做榜样吧！德查哈，你把一切都混为一谈，而每一次都不知道应该选哪一条路。”

我感到他这个人温暖了我的心。在我旁边有这样一个人，实在是一种非份的幸福。我们的这个时代，没有人象他这样說法。年青人的生活狭窄，枯燥，而且毫无补益！

我现在又看见了他，仿佛他又站在我的眼前似的。他的影子将永远不会在我的记忆中消灭；我又看见他身上穿着的那件浅绿色的大衣，那件大衣长不及膝，腰间束着一条腰带。他那瘦小的脸，眉清目秀，一头非常厚的、又黑又鬃的头发，既不戴小圆帽也不戴桶形帽，他的眼睛发亮，向他的四周投射出振奋人心的光芒。

“唉！忧伤和快乐是學生兄弟”苏比尔沉默了一会儿，好象在回忆他的过去，然后，他搔搔头，叹了一口气，眼睛凝

望着远处，繼續說：

“在我們这个国家，仍然是有这么些不幸，真叫人不知怎么說。特别是象我这样一个从一个人人都有工作、都有錢賺、都能称心如意生活的地方回来的人，更加体会得深切。”

我又重新感到了不安。他那果决的判断和成熟的見解，不管什么人听了都会感到惊讶。但是，在他講这些話的当儿，臉上流露出一种难以忍受的紧张表情。我呢，看見他这样子，心里不由得感到了惶恐。他一件一件的最后談到了他的父亲。他父亲是个磨咖啡的。苏比尔显然想用他父亲的例子，來說明幸运并不是象对他那样对每一个人微笑。

“如今，”他說，“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咖啡都是用机器来磨的，一轉眼就磨好了。可是，在我童年的时候，却完全两样，那时候，要单凭人力来把它磨得比面粉还要細，而我父亲就是做这种工作的。”

他一面說，一面使劲地握紧拳头，好象是握着一个无法抓得住的敌人似的。而我呢，一声不响的听着，当他在努力回想过去的时候，我不愿意督促他。

“我父亲居住在一所又深又黑的破房子里，簡直可以說是一个洞穴，在一个讨厌的死胡同的尽头。那里經常有一道笨重的門关着。叫人看了会說是一扇牢獄門，我也不懂为什么緣故，在里面，什么也看不清楚，簡直就跟埋葬在里面一样！那根全部用黑鉄做的柱子，我还記得，比我还高，它至少也有四十斤重。我父亲，一天到晚也不停息地提起来，搗下去，一直干到他的骨头格吱格吱响才停止。他搗，

不停的搗，一邊呼呼地喘着氣。到最後，甚至連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了。他臉上流着大量的黑色的汗水，他的額頭、雙頰和瘦削的脖子上，一條條的汗水發出微弱的亮光。我父親已經年老了；他的視力衰退，差不多變成瞎子了。連他的眼眶里也充滿了汗水。別人看見會當作是從他的起皺的眼皮上淌下來的眼淚，會以為眼淚是黑的。他的悲傷是很深重的，他永遠‘哼嚕’，‘哼嚕’地搗着。每在白里搗一下，都把他胸口震裂開來。”

他的故事，我簡直不忍再聽下去，我象是害怕似的，可是我仍舊張大着耳朵聽。要是我不害臊的話，我真會在這些手工藝人的作坊中間，在這圍繞着我們的忙碌的氣氛中發出同情的叫聲。這個孩子撕碎了我的心。“這就是我們的生計，”我對自己說，“這就是我們的同胞們所忍受的。”啾啾象一個結似的哽住了我的喉嚨。

這時候，青年又繼續說：

“有時候，我父親再也站不住了，臉朝下的跌倒在地上。我相信，他很滿意這個姿勢。可是，我站在那兒守着他，我整天耽在他身邊。我立刻把他扶起來，怕老板會突然間跑來，看到他躺在地上。我對自己說：‘你的力氣已經用盡了，我可怜的父亲。現在，你只有休息或者是死。’可是，我不應該對他有憐憫之心，我不應該任他的疲憊不堪的四肢癱在地上。就是他自己也會在事後罵我，懲罰我。我用一塊抹布替他揩臉，我使盡力氣扶起他來，把杵子放在他那雙摸索着的手里。他又重新幹他的活，低聲說：‘謝謝，孩子。’他的力氣又恢復了，又可以聽見杵子靜靜地有節奏的搗聲，

这响声有点儿沉重，它使得邻近的破旧的屋子的墙根都颤动了。他甚至跟我谈论开了，事实上，他不是个性情沉郁的人。如果说他讲的全是一些凄惨的事情，那也不是生性忧郁的缘故……”

我的朋友讲到这儿，停了一会，他的脸绷得紧紧的。

我低声鼓励他：

“来！把它讲完吧！”

在我的催促下，他缓慢地、非常缓慢地继续讲下去，他集中他的思想，耸起眉毛，眼光直盯着前面。真叫人同情！听着他这样地喃喃的说下去，就好像有一种奇怪的预感在压着我，可是，在我心里又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压制不住的、要思索所有这些事情欲望。显然，选择这样一个时候来思考这些问题是不大适宜的。于是我决定等待更好的时机。

“至于那个老板，一天几次地来取捣成粉的咖啡，每次都要照例的用他的年青而有点儿沉浊的声音，象是在开一个没有趣的玩笑似的说：

“阿罕默德，你年纪太老了；应该找个人来代替你才好！”

“在开始的时候，我父亲听了就不服气，他说他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康健；后来，他就干脆不回答了，仿佛听天由命了。因此，从那个时候起，每次老板来过，我总是听见他喃喃地对自己说：

“我将来瞎了，就去讨饭，到那时只有比现在更快乐。”

“我听到他讲这些话，真希望他快点瞎掉。我已经想象到自己替他领路的情形。我们将会走遍各地。这个计划给

我带来了希望。有一天，我把这件事对他说出来，他微笑着回答：

“很好，我们将一块儿用阿拉的名义来行乞。”

“可是，事情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子，我父亲一命归阴，死的时候两只手还吊在杆子上。”

青年人闭上嘴，倒好象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突然间把他吓住了；他脸上的肌肉一阵抽动，把整个脸都抽得变了形。他垂下头；好象呆住了。他在注意的听着什么似的。过了一会，他摇摇头。在我最不留意的時候，他突然地这样结束了他的故事：

“那是到了天黑的时候，事情才变得可怕的。他发出那样痛苦的叫喊，叫人听了简直不能忍受。天已经晚了；我跑去叫母亲，她和我一个人挟着他的一个胳膊，一直把他拖到家里。”

我呢，也记起一个贫贱而可怕的生活。我厌倦了这种生活，籠罩着心灵的厌倦感，象朦朧的霧一样从心灵里散发出来。我厌倦得感觉到自己快窒息了：簡直就象有一股鉛水，灌滿了你的胸膛。当我回想着过去，虽然近在眼前，我还是难以相信所有一切都是真的。人，不错，被紧包在无知和惶恐的殓尸布里。他只敢低着头走；充滿着怯懦，不敢在人們的面前露面。可是，今天又怎样呢？你看他今天已經学会了尊重自己，学会了不忍辱偷生。我們已經揭开了压在我們心头的丧巾。真主給我們大家悠长的生命，我們将会看見好日子的。对你們講这些話的是德查哈！到那时候，只有少数良心不平靜的人，生活才覺得不好。

再回头講到我的对方吧，看他現在是幸福的，是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父亲，同时又有工作……

我們两个人在那里閑談着。在这几分鐘里，叫人以为他剛剛从一場长长的恶梦里醒过来；他閉着眼睛，仿佛懊悔似的問自己：

“我怎么会想起这些过去的事呢？”

他好象渾身无力。然后他睜开眼睛；在他的眼光里充滿了友爱的笑意。

也就在这一剎那間我看到一群穿黑衣服的巡捕，他們冲进客店，象一群老鴉似的在我們四周散开。怎样講呢，我的朋友們？难道这是大禍临到我們头上嗎？我再也不明白发生的事了。唉，我的弟兄們，有多么可怕啊！他們气势汹汹地向我們扑过来。拳头象雨点般落下来，拼命地朝我們的头和肩膀毆击。这些劊子手，他們头上戴着直盖到耳边的鋼盔。我們的肚子、腿、背脊上都挨到他們的打。好些人奔跑，嘴里淌着血，有的脑袋給打破了。头巾从可敬的公民們的头上飞掉。温和的工匠們被驅散、踐踏。其余的，包括我，还有我的伙伴，所有的人在一霎眼間都象罪人一样被他們逮捕起来了。可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全能的真主！这次被捕的理由，一直到我出獄时我才明白。

苏比尔很快的就恢复了常态。在发生了这样的事，受到这些殘暴成性的巡捕虐待以后，老实說，要他恢复原来的神志是很困难的。至于我呢，可以說完全吓昏了。事实上，那个善良的年青人毫不激动，他問我：

“啊，你在这里，是你嗎？別再害怕了，一切都过去

了……”

一切都过去了吗？我一声不响：我可不像他那样相信。我的心在激动着。可怕的预感象陌生的军乐，在我心里鸣奏，虽然很遥远，可是却清晰可闻。不过，尽管我惊惶失措，没有一点理由可以高兴，至少有一件事使我很满意，那就是我重新找到了我的伙伴。人们想象不到在这种情况下看见一张熟悉的脸有多么重要。我的心渐渐地定下来。可是，他妈的，我的先生们，这顿打有多么凶啊！究竟是害怕呢还是惊讶呢，我倒不清楚。可是，我背脊上全都湿透了。多半是因为害怕！

可是，我们得在老乡们的眼光下面走过这个城市，啊，多羞耻啊……我弯着腰，不声不响地走着。毫无疑问地，苏比尔看见我这样垂头丧气地夹在那些被捕的人的行列里走着的时候，他低声细气地对我说：

“你害怕吗？”

“不。”

“事实上，没有什么大不了。”

就在这当儿，在我的脑里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我想：“那个咖啡店老板把茶端给我们喝的时候，绝不会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谁来赔偿他打碎的杯子，桌子，椅子和凳子？”我想象着，他一定正在对着那么倒霉的破烂东西流泪，可是，请原谅我，想到这儿我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了。为什么笑？我也难以解释。就象人说的：“害我哭的，也害我笑。”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他，他领头走在我们的前面！头巾没有了，可能是在混乱中落掉的。头一眼，我就认出他

那粗大的加尔梅克人的头，剃得光光的，显得很大，在起着很厚的折子的脖子上伸着。咖啡店老板庄严地走着，仿佛是走在婚礼的行列里一样，下巴仰着，那副神气象是在告诉巡捕们哪一条才是该走的路。“真的，德查哈！”我自言自语，“我也要跟这位老乡一样，拿出我的尊严来，我的态度绝对要象他的一样高傲。”我挺起了胸膛，擰紧眉毛，象是个贵族似的挥动着双臂往前走。刹时间，我觉得我变得高大了，比我原来的身材还高大。这时，我心里想：“我们去看看他们的监狱，有什么了不起……人活着也同样应该见识见识监狱。”

我脑子里充满了这个快乐的想法，一路上聚拢了许多人，用尊敬的眼光望着我们，突然间，一个欧洲人象一阵风一样快的来到了我们跟前。这个人满嘴的口沫，叫着。他高高地举起紧握着的拳头，大声地叫：

“停！”

于是这个畜生象失掉理性一般一边打一边嚷。而且，谁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年青的朋友挨他的打。我的年青朋友跳到旁边逃避他，他想抵抗，可是，手铐锁住了他的一双手。我叫起来了：

“拦住那个人！噢，做做好事，拦住他。”

巡捕们放手不管，他们中间连皱皱眉毛的人都没有一个。从那班看热闹的人群当中，升起了一些闹哄哄的声音。是不是要把我们从这个疯子手里救出来呢？巡捕一面用武器对着我们，一面对着人群。大伙儿不声不响，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候，我感到了害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

侵襲我。那个欧洲人，在手枪的保护下，繼續毆打我的伙伴。我观察我自己；观察我周圍的一切，仿佛是立在双方的立場，真叫人难以相信。尽管如此，我不能說我是清醒的。突然，苏比尔哎喲了一声，这是一个微弱而可怕的声音，象是树枝折断的声音一样。他揮动那双被鎖着的手，跳了几跳，然后倒在地上，而且把我也拉倒了。他全身哆嗦，却一声也不哼。他的腰越来越弯，他伸长脖子，斜着眼睛望我：他的眼睛里射出一道疯狂的光芒，这道光芒人类任何語言也无法形容得出它的可怕。跟着，他的头又倒下来了。这时候，我倒队在他的身边。

那个人繼續用皮靴踢他，还咒罵着：

“你以为我讓你活嗎，混帳东西！”

我的兄弟們，我从来也沒有想到一个人的心里竟能蘊藏着这样多的恨。那一天，我看見了你眼睛无法能够相信的事情。真主啊，千万別讓我們象这样发病，別讓我們心里发出这种声音。

要是我对你們說我們怎样又会重新朝前走的話，那我就是欺騙你們，因为，从那个时候起，所有我看到的事情，前后顛倒，在我脑海里乱得一团糟。有些孤立的事情深深刻在我的記憶里，相反地，也有些事实却又飄浮在动荡不定的迷雾当中。但是，無論如何我非常清楚地記得我們是怎样起来，我們这些犯人們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扶着我們的伙伴，好歹地繼續走我們的路……

走在把我們引到監獄去的那條路。痛苦象沉重的大皮襖似的，壓在我的肩頭上。我恍恍惚惚地拖着脚步走着。我

听见老乡的骨头发出的声音，才清醒过来。他的衣服褴了，沾满了灰尘象一个口袋。我本来对人类美丽的友爱的火焰也在我心里熄灭了。我处在深不可测的黑暗里。苏比尔的头一下一下地撞着我的胸膛，他的身子弯着，双手垂着，他不是走在走，而是我们在抬着他。

接下来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了。

等到我头脑清醒过来，我全身都感觉到痛楚。我身上湿得就跟被人泼过好几桶水，而且是叫人恶心的污水。我的脑袋发胀，发沉，脑袋里乱哄哄的响成一片。我任什么也不想说，任什么也不想看；对我来说，一切都显得非常丑恶。一大堆陌生人和我们挤在一间狭长的牢房里；所有的人都是一动不动的躺着，象是一些被砍掉的树桩，有的还能有力气呻吟。我等待着；我听见离着不远的地方，有汩汩的水声。我躺着，看着我的周围，什么也不明白，失去了思想的能力。过了一阵子，我分辨出一些，我也说不上来是怎样的毛茸茸的、灰色的贴在水泥地上的脸。我在什么地方，在一个角落里，或者是在墙的那一边——可是，究竟真的是在哪里呢？——有一个人在窥视着。然而，事实上我谁也没有看见。那仿佛是一个深藏在暗影中的脸，张着眼睛朝着我，转动着眼睛。我真想站起来，好让我仔细地观察这张脸，尽管我的四肢软弱到令人奇怪的地步。但是，我仿佛被钉牢了，无法动弹，甚至连举起一只手也办不到。突然间，我有了无法抑制的、想要逃走的欲望。这时候，我才明白了我所处的可怕的境地。我的脑子清醒了，我这样想着：“德查哈，德查哈，你碰到了什么？你怎么了？可怜的家伙！……”

我无法抑制使我立刻要爬起来的那种冲动。可是，就在我刚刚坐起来的当儿，一个悠长的叫声把我从昏迷的状态中惊醒。我迷惑地向四周望着。这个声音并不是从我们的牢房里发出来的，实在奇怪！然而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打击，把我直挺挺地翻倒在地上，有气无力的，几乎不省人事了。当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我明白了隔壁也有人被监禁。同时，一扇门重新关起来的声音，把整个沉重阴暗的建筑物都震动了；脚步在走廊里的拖动声和一个长长的喘息声冲破了沉寂。我在我的角落里蜷缩着。整个房子从上到下又仿佛活跃起来，从那个时候起，一个痛苦和有节奏的悲叹声，在邻近的喘息声上面盘旋着。经过很长的时间，悲叹声渐渐沉弱下来直至完全消灭为止。我俯卧着，喘着气，细心地听，盯着前面的一样东西看，我看见的东西几乎使我发疯了。

就在那儿，苏比尔躺在地板上，脸朝着天；大拇指夹在掌心中，他紧紧地握着的拳头，放在胸口上。他的那两只已经失掉光彩的眼珠，简直象凝固了的油脂。他的眉毛抬得很高，就象他还在跟一个看不见的听众叙述他父亲的凄凉的故事似的。他那熄灭下去的死死地盯着模糊的白色天花板的眼光，变得很奇怪。我接着看见他那张犬着的嘴，嘴唇发黑，从嘴角淌出一丝丝浅棕色的血水，沿着脸颊，流到了脖子上。在年青人的头下面，已经积了一滩颜色深暗的血。苏比尔不再动弹了。血静静地不停地从他身上流出来；叫人见了还以为我的这位老乡在融化似的。突然间，房间里变得非常冷，一种异常的忧虑袭击着我，我的颞骨都紧缩在一起，我又昏过去了。

过了很久，仿佛很久很久，我发觉人家给我换了一个地方，我现在这个地方的景物跟本来的那个地方完全两样。我被关在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当然跟我在一起的还有别的人。不过，我的伙伴已经不见了；地上的血渍也不见了。

他究竟怎样了？我问我旁边的人，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的问题；有的人甚至不懂我在说什么。也很可能这些人把我当做一个受到这许多刺激，神志错乱的人。从他们的表情里我看得出他们可怜我。而这不过才是开始呢！

但是，我却知道我们将要被审问，他们给我们这样准备好，要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的这个。而且，立刻，一个尖厉的声音高喊着我们的名字，这些人就是首先要被提出来审问的。

最后终于轮到我了，我被带到一个人面前，这个人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毫无道理的大发雷霆，然后，他高声嚷着：

“德加卡！德加卡！ 又是一个没有列入名单的人，谁把这个东西给我弄来的？……又多一个疯子，给我滚！快滚！”

他喘着气朝我脸上嚷出了这几句话，并且抬起眼睛来看我。怎么样的嘴脸；怎么样的眼光啊！……也许你们会说，他不过是一个象你我一样的人。然而，要是所有的人都象他的话，那就不仅仅有理由害怕人，而且有理由为人担心了。

这些可以说很不愉快的思想在我脑海里盘旋，我甚至忘记了在我面前还有着那个代表治安的人，这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的不可思议。突然间，我的衣领被一把抓住，有人

毫不客气地把我朝門口推，到了門口，不偏不倚地我的屁股吃了一脚。那个把我扔出去的巡捕，肯定是經過象这样对付人的长时期的鍛炼。

簡直象出于魔法，我又来到馬路上，混在来往不絕的行人中。市民們忙着在搞他們的事務，小販們叫卖声响遍了一条一条的大路，頑皮的孩子們象大胆的麻雀一样奔来奔去，汽車一点也不顧到行人飞驰而过。强大的人群把我吞沒了，在无数的呼叫声中，在各种声音，脚踏車的瘋狂的鈴声，咖啡店里留声机吐出来的使人听了会头昏脑脹的歌声，赶驢人拉长着喉嚨高喊着“巴瀝！巴瀝！”的声音，露天的摊头上，鞋匠們敲着錘子的声音。我混杂在人群里面，听见这一片自由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鬧声，肺里吸滿了这一文不花的新鮮空气，尽管冬天已經逼近了，仍然感觉到眞主的好阳光在我的背上照耀着，可是——是否我應該承認呢？——我既不感觉到愉快，也不感觉到滿足。

难道我一点不自由嗎？难道我不象那些在路旁跳来跳去的野鴿一样嗎？它們在这里那里啄食着，然后，突然地受到惊吓，振翼飞起，它們在空中变换着队形，使人无厌无倦地欣賞着。我是否也要重新回到我本来的那种生活里去？就象那些在水泉旁边飲水、在瓦块下边栖息的鳥儿一样。我不知道。我再也不知道了。

說实在的，我完全不准备再过那种老生活，而且我連这个念头也沒有。不，我还没有感觉到我是自由的！我无法說得清楚究竟我起了什么变化，可是，这实在是我感覺到的。我总觉得我自己是在那間阴暗的地牢里，跟我的苦难的伙

伴們在一起，連氣都透不過來。在這些街上，我簡直就象是背着我的監獄走路，或者說，我的靈魂還關在監獄里，而我呢，我毫無阻礙地在廣闊的世界上行走。

我大步地在城里走着，無窮無盡的念頭，痛苦的念頭一個跟着一個地湧起來，在我那創傷的腦子里翻來復去地翻騰着。善良的人看着我走過，感謝真主，還有好些其他的人，他們還有他們的好朋友德加卡，不斷的跟他打招呼。看見不認識他們，他們就憂郁地搖著頭。他們中間一個高聲嘆息着，所以我能夠聽見他的話：“你看監牢把人弄成這個樣。”啊！這個人多麼了解我啊！

我在這樣的心境中走了很久，究竟走了多少時間？誰又能夠說得出來呢！天空中，一點雲彩也沒有，十一月的沉悶和令人窒息的空氣籠罩着整個城市。我的死去的鄉老的影子又重新浮現在我的跟前，他的血重新在我眼前流着。仿佛有一樣東西在我的腦子里，或者是在我的心里膨脹着，脹得越來越大……所有這一切的发生，是因為在我被趕出監獄前的一些時間內我才明白的，所有這一切是因為有許多戰士們起來保衛他們的土地。隨後，一種奇異的沉靜又籠罩着我，我頭腦又完全冷靜下來了。一個明亮的、有着無盡力量的感覺，興奮的感覺，象一支可怕的歌，侵入了我的心靈。在山区里的我的兄弟們，他們終於拿起武器來對付那些在我們眼睛里面蛀食着的寄生蟲嗎？你以為將來會變成怎樣的局面呢？每天都将看見有新的戰士去加入他們的行列。

期 待

那天中午，奧馬尔流浪回来，整个房間浴在灿烂的阳光里。那些照着和透过房間的光綫突然間构成了一种无情而又簡洁的气氛。阿烏依夏和梅利叶姆并排地躺着，他們睡着了或者是假装睡着了，全身都是汗。

阿烏依夏听见弟弟回来，就起来了。她坐着，用一只胳膊撑着身体。她一动也不动地打量着他。她的眼光在追索着誰也无法猜想到的狂乱思想；她的眼光里流露出失望；奧馬尔立在那儿。

他在視着她，慢慢地阿烏依夏才象是看見了他。她头动了一下，把那个上面漂着一些面包屑的盘子指給他。奧馬尔蹲下来，用手指捞那浸在盘子的水里的雪白的面包屑。

最后，他一大口一大口地喝那剩下来的湯。

这时候，阿烏依夏恶狠狠地盯着他，对他說：

“你又去要飯了嗎？”

“我向你发誓……”

“別撒謊了，我明明看見你走进雅米娜家里去。”

“我向你发誓，我拒絕了她想給我的无花果。”

“你常常在邻居們的門口。”

“我剛才是替她去买东西。”

“下一次，你叫她自己去买好了！等媽回来，我要把一切都告訴她。”

“我已經跟你說过……”

母亲到烏叶达去的时候，只留下了几个法郎給她最大的女孩子阿烏依夏。可是錢不是永远用不完的；这区区的数目仅仅够一天吃的。从第二天起，就全得靠真主的恩惠了！他們尽可能地想法生活下去，把这儿剩下的一些，再向哪儿去借几个銅子儿，将就着吃点以前剩下的东西。

三天已經过去了，阿依尼出門还没有回来。

奧馬尔不止一次的思索过这种“出門”。自从宣战以后，走私盛行得連做梦也沒有想到。他的母亲，本来已經放弃再到烏叶达去的希望，这样一来她又在偷运摩洛哥的呢絨。現在，奧馬尔还只不过把他母亲的离开，看作是难以度过的时期。无疑地，在每一个时期以后，一个丰盛的紀元就开始了，但这也只不过是一个极其短促的期間。不过几天罢了。但以后呢，一切又重新开始！

在等待着母亲归来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常常在別人的房門口停留，但是又不很坚决。他望着邻居摆好了的小桌子。偶尔，人家会把他叫过来，給他点零食吃。但他很少接受，他总是害臊地拒絕，然后跑开。

第四天，天已經黑了，但是阿依尼还是没有回来。孩子們不再等待她了，他們把希望寄托在明天。

自从他們的母亲离开之后，时刻和日子过得慢得可怕。常常过了很长的一段時間也沒有听见誰开口講过一句話。

白天，他們在外面焦急不安地、蕩來蕩去地等待。在家里，那些同住的房客們會偷看他們忧愁的臉色，时不时地對他們嚷着：

“你們的媽媽不要你們了，你們再也別想看見她！”

孩子們都知道這是惡毒的誹謗，那些女人們還說這樣的壞話：

“誰知道！她也許找到了一個丈夫！要是這樣，她永遠也不會再回來了。”

他們的母親……這真是可笑。為什麼在他們的痛苦上還要加上這些玩笑呢？他們已經夠受了。

甚至連那個女房東也是一樣！現在，孩子們的母親不在了，她不停嘴地說壞話，誰願意聽，她就會象喇叭一樣高聲嚷給誰聽：

“這個沒有良心的女人，為什麼要拋棄她的孩子，讓他們餓死一走了事呢？到底是為什麼，呸！這樣做法可能嗎！”

這個老貓頭鷹，倒可憐起他們來了！憎恨從來沒有離開過她那干癟的胸膛。

在兩次譏諷之間，她停下來萬分得意地笑着。

“嘻！嘻！嘻！”

多可怕的笑声呵！

一種模糊和難受的痛苦不停的折磨着奧馬爾。他低聲地告訴他姊姊，說飢餓在折磨他，阿烏依夏却一聲不响。

她僅僅對他重復說：

“烏米瑪今天就要回來的，我可以這樣肯定，她今天晚

上一定会在这里了。”

从阿依尼离开的时候起，她就一直这么說！

阿烏依夏退到一个角落里，那个男孩子怀着痛苦走了。他感觉到他姊姊是在恨着她母亲，恨所有的人。

因此她开始粗暴地对待他和梅利叶姆。

“你要我怎么办呢？”她突然高声的嚷起来了。“她走了，她把你們都遗弃了。”

然后她叹着气說道：

“难道我把錢藏了起来不成？她說她只去两天就回来。而現在四天已經过去了！”

最后她总是大声叫嚷：

“我有什么办法！我有什么办法！你們把我逼瘋了！”

到了第五天下午，他們咬緊着牙关等待着。他們橫躺在房間里。八月初暑气一陣陣襲击他們，散布在他們身体的各部分，使他們的太阳穴痛楚地跳动着。他們眼前的一切都变成耀眼的亮。空气里好象有火。这时候寒热病不停的侵襲着他們。他們感觉到很难爬起来。尽管口渴得使他們窒息，但是，他們一点也不愿喝，因为折磨他們的是飢餓。

阿烏依夏，已經憤怒得发狂，独个儿坐在一旁，搖着头看着他們。她不准他們呻吟；他們的呻吟声激怒了她。这又不是他們的过錯？活該！不准他們出声！她的痛苦使得她脾气暴躁，突然間她哭起来了。她本来想把眼泪隱藏住，但是，眼泪很快的使得她的眼睛紅腫得象洋葱头一样，而且变得連一点表情也沒有。

夜幕漸漸地垂下來了，給天空帶來了一種灰白色的光芒，這個愁苦的时刻比任何时刻都叫孩子們心痛。他們再也沒法子忍受下去了，痛苦就要開始了。

跟着太陽消逝下去，風也完全靜止了。一種象死灰一樣的乾燥籠罩着整個屋子，孩子們在那裡激動地顫抖着。

他們貼近的躺着，昏昏沉沉的象睡在一個黑暗的蒸籠裡面一樣。

第二天，奧馬爾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當那個象銅色的太陽升起來的時候，在帶着不祥之兆的天空裡，一堆一堆的雲跟人還感覺不到的風飛逝着，地中海吹來的東南風刮起來了。今天早上他們也不希望能夠有東西吃。他們用井水揩臉納涼。漫長的期待又開始了。

下午四點鐘。大姊姊說過，這是他們母親乘坐的那班火車到達的时刻。過了這個時刻，就再也不用對她有什麼希望了。

奧馬爾很沉着，不過可以肯定的說他沒有梅利叶姆所具有的那種沉靜的天性。他的妹妹，彷彿什麼都感覺不到似的，飢餓，象羊毛一樣厚的暑熱，和難熬的等待，她全都感覺不到……她坐在門口，嘴裡含着一片木頭，安靜地、自得其樂地吮着。一些黃色的唾沫凝結在她的嘴唇上。她的面孔變得呆呆的。

無疑地，最焦急不安的，要算阿烏依夏了，她那種冷靜只是表面的，其實她的內心激動着，沸騰着。

奧馬爾坐在房間的當中，雙腿交叉着，頭側在肩膀上。梅利叶姆的面孔使他迷惑了，頃刻間他由於一種幻覺，彷彿

看見一个上了年紀的妇人，或者不如說一眨眼之間看到了一个老太婆。他的妹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已經活上了好几百年的人了，尽管她依然保存着一个小女孩的綫条。

突然間，一种奇异的喧吵声从达尔·其別塔尔那儿散布开来了。两个女孩子，阿烏依夏和梅利叶姆向樓梯那边飞奔过去。奧馬尔在好些妇人的声音当中，听出了有他母亲的声音。他一点也不想站起来。邻居們用驚訝的叫声，尖锐的欢呼声，欢笑和詢問来迎接阿依尼……

奧馬尔，好象癱了似的，依旧坐在原来的地方。他又听见了他母亲的声音。

他害怕这个声音，一接触到这个声音他的汗毛就豎起来，四肢都撕裂了似的。寄托着这么多希望，为的是什么呢？突然間他感到有一种瘋狂般的对一切都憎恨的需要，和希望自己消失掉的需要。他了解这一种恐惧。不过在完全沉淪、完全消失之前，他自己蜷縮在极度的痛苦里，他沉默地来迎接这种灭亡。

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間，构成了最初痛苦的瞬間。他希望把自己变成一具毫无活力的尸体一样。他的憎恨，他将怎样来应付它呢？它不再支持他了吗？他没有別的人的怀里好躲避。不管哪里，都是一样的，这种监禁的生活将不会改变，到处都是同样的不幸。他整个幼稚的心灵都在祈望着自己溶解掉。这时候在他思想的深处正这样的希望着，一种恐怖紧紧地摄住了他。泪珠从他那充滿着痛苦的臉頰上慢慢淌下来。

譯 后 記

穆罕默德·狄普是阿尔及利亚的进步作家。1920年生于阿尔及利亚西部的阿兰城。他年轻时生活很困苦，中学没有读完，便踏入社会，开始了他的奋斗。他曾以记者身份为阿尔及利亚、法国和瑞士的许多期刊撰稿，1952年以来他先后发表了大房子、火灾和織布机等描写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的作品。作者曾获得1953年費乃翁奖金。他的作品获得各国进步人士的重視。

狄普的小說非但深刻地反映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法国殖民主义者压榨下所过的悲惨生活，描写了他们反对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而且还指出了阿尔及利亚独立自由的前途，給予在艰苦斗争中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以莫大的激励和鼓舞。法帝国主义者自然不甘心讓狄普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们想出种种压制的办法来，企图削弱狄普的影响，阻撓阿尔及利亚新文学的发展，因此，在在咖啡店里一書出版后，它的发行立刻遭到重重留难。

在在咖啡店里所收集的几篇短篇小说中，写得特别成功的是在在咖啡店里、伙伴和阿姨等几篇。这些作品給人带来了新的力量和新的鼓舞。狄普的风格是与众不同的。作品的题材也是狄普經常关心注意的問題，阿尔及利亚人民

的覺醒，長期壓迫的結束，普通阿尔及利亚人對自己的作為人的尊嚴，以及對爭取自由獨立生活的了解。在作品中也出現了無數善良而勇敢的人民的形象。

另一篇禁地是描寫起義山民對殖民主義者和殘暴勢力展開惡鬥的優秀作品。畫面從阿尔及利亚高山上一座小得可憐的村子里展開，這裡聚集着一些山民。選舉的日子在望了。他們要選出自己的人，因而冒着生命的危險，顧不得漆黑的夜晚，在附近各個村子里分發着選票；當晚一個山民遭到警察的毒打而死去。可巧，在同一天晚上，一個嬰兒在寒酸骯髒的茅屋里誕生了。——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富有詩意，情節的安排和結構的緊密充分表露出狄普的獨特風格。作者只簡單扼要地用幾句話就能描繪出輪廓鮮明的畫面。並且能夠恰如其分地刻劃出阿尔及利亚人的性格。他們沉默寡言，貧困而有骨氣，永遠不在敵人面前妥協。孩子的誕生，象徵着山中的黎明，在這個短篇中寫得恰到好處。這不是抽象的象徵，而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

在狄普的小說里，我們聽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充滿着戰鬥的聲音，幾年來，隨着謀自由爭獨立的革命風暴的興起，帝國主義者在阿尔及利亚的惡勢力已經越來越動搖了；過去的一百多年間，帝國主義者給阿尔及利亚人民帶來的只是災難，無窮無盡的災難，但是，總有一天，已經覺醒了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會把那些只會製造災難的帝國主義者趕走的——這不會是很遙遠的事了，狄普的作品告訴我們。

穆罕默德·狄普

【大房子】 长篇小说，穆罕默德·狄普著。穆罕默德·狄普（1920—）是阿尔及利亚的进步作家，他的三部作品《大房子》、《火灾》、《织布机》是描写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殖民者残酷的统治下所过的痛苦生活的三部曲，这三部作品有一个总的名称——“阿尔及利亚”。《大房子》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曾获得巴黎的费乃翁奖金。作品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阿尔及利亚一个城市里的贫民的生活。大量城市贫民在法国殖民者的剥削压迫下，过着贫困的生活，终年受着饥饿的折磨。作品描绘了主人公奥马尔和他一家以及四周的邻人的生活。他们住在特列姆森城的贫民区的一所大房子里，这里是那么拥挤，那么肮脏，夏天热得人喘气都困难，而冬天又冻得人要死，但与此相比，饥饿是更为可怕的。大房子里的人都是勤劳的，但他们一天忙到晚，挣来的钱，连面包都买不起，像阿依尼这样的寡妇，最后竟冒着坐牢的危险，越过国境线，到摩洛哥去走私。在大房子里还住着像哈密德·萨拉叶这样的人，他是觉醒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代表，他们已经认清了自己的贫穷是因为殖民者和政府剥削压迫的结果，并表示“这种生活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后来他遭统治者的逮捕，但革命的火焰却是扑不灭的。因为这只是三部曲的第一部，主人公奥马尔在这本书里还只有十岁，故事在《火灾》和《织布机》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本书1959年7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郝运译。（一丁）

【火灾】 长篇小说，穆罕默德·狄普著。这部小说写得是农民。主人公奥马尔在本书里只有十一岁，他上过学，懂得一点法文和简单的科学，在斗争中，他逐渐成长起来了。这部作品写到广大农民被法国殖民者逼迫得只能耕种沙漠边缘的山区瘠土，大部分成了殖民者的雇工，受尽了殖民主义者的剥削与压迫。哈密德·萨拉叶是一个有觉悟的战士，他不为个人利益着想，殖民者逮捕了他，他受尽了残忍的酷刑，但决不屈服。他领导雇工们开展了罢工斗争，在斗争中，殖民主义者的帮凶放了一把大火，烧了雇工们居住的小棚屋。这把大火使雇工们更加团结起来，虽然面对强人的反动势力，他们更多地表现为悲哀，但这毕竟是革命的火种，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将发生民族解放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作品还写到一个叫加拉的富农，他因为接受了殖民者的小恩小惠，便甘心出卖自己的民族利益，他与哈密德等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三部曲的第三部《织布机》，写的是工人的生活，在这本书里，奥马尔已经成长为一个青年，他来到一家织布厂作工，白天在织布机旁工作，晚上睡在地窖里。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奥马尔和一些同志一道，想着摆脱贫困生活的方法。《火灾》1958年